萬曆武功錄

四川

凌霄都都寨九絲諸蠻列傳

凌霄者。阿苟之所按據也。苟之先在 國初為編民隸戎縣。天順成化間常不軌。而大司馬程信。襄城伯李瑾提兵二十萬。歷四載。而猶僅克大壩也。浸淫至嘉隆時。桀驁益甚。先是苟父共阻山橫行。已主計者念巴蜀久勞苦。都蠻賜都蠻冠帶。令毋反。巴蜀稍稍放散。亾何。苟有壻曰阿辱。專以佐鬬為務。乃且莫與共黨阿奔阿繆阿幺等為好言于苟。趣苟反。苟果反。遂衣蟒衣。擬王者出入。擁大蓋。策駟馬。所至用鼓吹。

嚮呼。夾道而馳。何皇恤兵在其頸乎。當是時。曾省吾爲御史中丞。孫代爲御史。劉顯。郭成。安大朝。後先爲總戎。張澤爲裨將。乃大會方伯羅瑤。馮成能。武備使李江。叅知使沈伯龍。僉事使周思充議。而謂歷歷反側于臂猶尸中蟲耳。乃反爲巴蜀大患苦。而今我戎高拱慶符之間。至死人如亂蔴。乃獨不得旦夕高枕臥也。而以其事奏

聞下大司馬譚公綸問狀。先是大司馬鎮撫巴蜀。募浙人所制練鳥銃甚工。都蠻最畏憚之。於是上書請斧鉞。令御史中丞得專征伐。時萬曆二年三月也。其後阿苟復公行。我戎縣之郊。我師

捕獲酋長阿果。梟斬大壩市。苟益忿之。愈肆摽掠。乃虜劉我長寧人朱希紹。戎人傅成貴。瀘人任廷美等。動至千百數。甚者鄉錯我千百戶。殺儒生。剖孕婦。掘墳墓。視賊殺人。猶艾草菅然。是時羅氏女冬兒被執。嚴弗可以犯。苟乃支解以狥。御史中丞聞而悽惋悲懷者良久。乃譙讓大將軍劉顯。急大將軍赤白囊。一日夜至十餘上。苟當死罪。罪雖至弗可赦。臣幸得以騎射鞁馬為官。待罪行間。賴 陛下神靈。幸用諸公卿石畫。願決筴以芟薙之。芟薙盡矣。乃請御史中丞因下令軍中。有捕斬渠率因平蕩寨巢者。賜銀三萬

兩。捕獲生口一人。賜銀一千兩。斬首一級。賜銀五百兩。其死罪因能捕斬得除罪。論功行爵賞。視土漢官有差。先是永寧宣撫使奢效忠。與水西安國亨相賊殺。至無寧時。而御史中丞。政恐此屬與都蠻接壤。有如一日窺我師之隙。乘間而朋起。奈疆埸何。今誠欲芟薙此屬。莫若以羽檄徵二土酋兵。于是奢效忠。果率羿兵一萬人。皆能窺左足先應矣。是時寧越兵五百人。亦提桴鼓至。而會守備使沈茂。以布衣起田中從軍。有威望。因以屬之。故事。粟支人日一分四釐。土兵二分一釐。隆慶中。增爲二分九釐。至是始復

得給二分一麓也是時土人距軍門上謁曰凌霄在萬山之中多青林有虎能傷人且以蠻夷之衆尚閒閒道而出今將軍柰何披堅執銳帥士卒而入虎穴乎而御史御史中丞先已熟習地形可郡邑儼然有我岡我陵之想矣乃以副使李江叅議沈伯龍叅政王宮川轉漕軍中得給食不乏而帥把總吳鯨劉招桂一軍軍于柳公營總戎郭成帥把總呂崇舟王簿汪東秀一軍軍于邛兒背叅將張澤帥指揮使申大謨武舉胡祿一軍軍于胡公營宣撫使奢效忠帥羿兵一軍軍于凌霄城下以備奔潰居亾何通判洪一

貫。執蠻王阿苟。及酋長阿肉阿終阿奞阿王保阿汝

近。檻車來獻。以武舉人李之實反間得行時四月十

一日也。其後落豹寨惡淚坎寨又復爲凌霄羽翼。於

是守備使吳憲先擊破落豹寨。斬獲蠻一十級。指揮

使葛瓊先擊破惡淚坎寨。斬獲蠻三級。然後以五月

帥諸軍直上五斗堋。止舍。都蠻自以爲吾地阻險。士

卒必不能深入。易我軍。我軍恃架雲梯將軍銃七稍

砲。一日攀藤援木而上。都蠻皆懾魂棄旗鼓草山還

逋走至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獨阿么兒等以滾木

壘石當我軍。我軍火礮火箭。佛郎機鐵蒺角。百子銃

九子銃，如雷電弗能當。於是步兵鄭龍首倡，期曰望見我火箭舉而俱發。士卒皆貫弓執矢目逆，龍龍以火箭直衝蠻鋒。士卒萬弩俱發。諸蠻盡墮隊凌霄之下。頭足異處。捕獲生口阿么兒胡大漢等九十五人。劉顯斬首三十一級。郭成斬首一十級，張澤斬首十一級。葛瓊先斬首二級，奮效忠斬首四十七級。奪獲牛羊茶穀弓矢諸什物以筭。我師陣亡三人，輕重傷五十七人。於是御史中丞大會總戎以下，令步兵校尉瑯璫阿么兒胡大漢阿六。小么，阿順阿么。阿吽阿臺。三哥，胡大金。張慶才十二人，軍門斬之，卽使者馳

傳以聞。上嘉其功。下令梟斬阿苟等。軍中盛其頭

以徇諸蠻。後月餘。復有都都寨之戰。

都都寨王名阿墨。初大將軍擊破凌霄。旋欲圖九

絲。而御史中丞獨決策。先攻都都寨。寨破可斷九絲

之左臂也。是時鎮雄土舍隴清躬帥三千軍軍于藍

溉坡。以按據阿兒寨。庶得燒掇焚阿墨之巢。於是吳

鯨軍尖鋒山。郭成軍尖山子。令皆束炬使梟騎壯士。

陰乘山舉火。燒平寨高寨董布堝巢房。亡慮千餘間。

烟火相望。時甲戌六月十五也。其又明日。潘梟使李

公江。帥同知曾可耕。復留壁樂宴。而以吳鯨隴清爲

一竄直走都都寨至寨門平明令士卒用火箭燒炳
哨樓樓上下走大呼寨中寨中見樓頭炬火光明炫
耀皆大驚擾亂反敵而入巢保室家室家得亾虜以
故蠻衆皆請降是時郭成李崇舟亦并爲一軍軍紅
崖坡乃放兵縱火幾燒寨寨中盡鼓噪大擾亂奔走
會大雷雨從西北來如注反風揚砂石擊面晝晦雨
益久不止烟火頓息而諸蠻由此得堅壁且莫也乃
募苗兵六百人從惡淚坎直走得空口挑戰殺我軍
趙萬嘉等三人於是江請金錢三千擊牛酒勞苦士
卒期十八日日出茂軍攻其右成軍攻其中鯨軍攻

其左而益以鎭雄軍酉陽軍榮陽僧軍皆以鉅萬數四面擊之而會印壩山蠻阿歐二等千餘人聞阿墨王急皆悉甲而至於是大將軍劉顯發銃師數百騎分道而出往迎諸蠻戰諸蠻皆姝死戰不可敗而我軍亦奮行直攀援而上山山上滚木礧石如雨我軍皆人懷怒心爭冒矢石前必欲與阿墨挑戰斬阿墨頭墨不得已出戰戰大敗我軍遂斬阿墨王阿廖王等首四級會日且入士卒皆退舍營中顯令營中擊刁斗自衛毋解嚴夜半乘蠻衆惰皆射睡我軍並銜枚直走寨門從上風縱火火益熾不可撲滅遂燒蠻

房至二千餘間。諸蠻大敗。盡遁走。而鯨霄生獲阿造一只。斬首十五級。崇舟軍斬首六級。盡得諸蠻牛羊茶穀金鼓刀鎗。我軍乘盛氣益百倍。令軍中鳴金鼓。鼓吹盡凱歌。因北鄉叩頭賴　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得誅阿墨王。幸甚。獨奈何令一二殺賊。尚得舂頭鼠竄在山谷乎。於是下令。令士卒大搜諸寨。索十餘日。而太學生何鈺。直走兩河口。生獲二口。斬首五級。劉顯直走印壩山。捕獲生口阿歐。阿當。阿結。阿尾長兒。阿完。斬首一級。奪獲金甲梭槍各有一。而千夫長陳一策。直走水車壩。獲生口阿轃。戎縣人張侯。獲生

口阿逃。似甫。獲生口阿掛。標一枝。是役也。大率焚燒房屋二千餘間。奪獲銅鼓。皮鼓。刀鎗。盔甲。牛羊。茶穀亡算。然我師僅十有四萬耳。事聞。上益壯之。令紀御史中丞以下功。視九絲。

九絲之蠻以萬數。阿大阿二方三最慓桀。當是時。阿大阻雞冠嶺。而阿二方三。嬰九絲城。壁壘相望。已大詘。軍門。群乞降。先是阿熊么請死罪。願得比編戶氓。而御史中丞知么與阿花通婚媾。今花不俱來。此必僞也。事寢。因不受大降。乃使使者持冠帶往諭大趨大收。詘阿二房三。因賜大冠帶。受大降。大益慴𢘅。度

計畫無所復之。乃與阿二方三陰相信。以為聲援。皆夜偵我師。我師弟走山陋中。期兩山軍並起。翼而擊破之。我師詗得其狀。皆不欲走山陋中。於是復使使持節俱告大約。大先下。大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是時得居蠻阿料。亦詣軍歸死罪。幸賜冠帶。得主寨。料大恍。因說諸蠻降。以故劉顯得鷄冠黄土内官諸寨來降。郭成得毋豬弔猴崖。都得金諸寨來降。奢效忠得落武落坳。得居印靶諸寨來降。已出降夷羅萬艮等二千二百餘人。皆編氓畜之。不以為羌夷數。而太學何鈺。又日夜居寨中紿言

某欲殺某歸降。諸蠻由此稍稍自相携貳矣。是時丙戌七月也。先是御史王廷瞻決策欲殄滅九絲而後滿秩得報

命。而孫代爲御史矣。乃日夜與臺御史會省吾復案前給諫大夫何起鳴。御史孫濟議。乃欲開黑帽尖道鑿山梁河。而以偏將軍徐仁威吳繼祖。屬之。其後八月又令劉綎爲將軍。出都都寨。郭成爲將軍。出深溝。劉顯爲將軍。出兩河口。冉維屏爲將軍。出羊坡。脊效忠爲將軍出穀爆寨。楊正魁爲將軍。出印靶營。皆獲旂鼓。斬首虜甚多。是時鎮遠土舍隴清受阿二一金錢多。皆逗遛不前。於是大將軍欲繩淸以

軍法。軍法期而不至者斬。清自度罪當死。願捕斬阿二請除罪。大將軍許諾。乃進兵得二得羅諸地頓舍。於是大將軍薄責永寧宣撫使奢效忠獨急。汝前以一萬騎三日破凌霄。今奈何躬率我師五萬騎。一月尚不能破九絲乎。大將軍由此度道里。而以效忠提羿軍。軍于得究口。都護徐仁威提督賓揚兵五百人。韓以甬提召兵五百人。并爲一軍。軍于毛壩。以成犄角之勢。然後大將軍劉顯由黑帽山入其西。總戎郭成。由印靶山入其南。安大朝由得究口入其東。裨將張澤由穀爆寨入其北。期八月九日。並壁九絲城下。九

縣東西四百餘里草木茂盛多豺虎本阿二方三係
阻其中聚積木石來出爲寇弗可上山戰至是我師
攀藤援木如自天而下諸蠻皆大驚亦殊死戰不畏
乃飛矢石噉我壘中如雨我壘中旗鼓相望持而不
下者二旬始大將軍羽檄徵烏撒兵酉陽兵天全兵
而命蔡文義爲貴州都御史趨所調土兵提桴鼓並
五合六聚而至時九月初二日也先是御史孫公代
以試事甫畢見皇華使董思明轉餉至深溝而方三
遂乘隙襲思明殺我戎卒二人而會合江尉張本亦
以是時治火藥藥發起延燒城樓本亦被焚而士卒

輕重冐傷者又二十餘人。乃赫然發憤。遂上書言狀請滅此而後朝食。是日也。效忠獨與羿兵夜半陰襲隘。欲嘗蠻蠻力距。乃卻。其後四日。成復與酉陽宣撫使冉維屏。直擣鳳頭山。未至絕頂數十步。蠻據扼不能前。然犄奪其地爲營。營矣。而阿二亦遁逃走阿大寨。乃縱牛六千角山上以誘我師。我師望見牛爭欲前奪獲之。顯謂此必蠻遺是誘若等。若等前。當有伏兵草山而起若等就縛矣。遂弗前。而旦日已爲九月九日矣。我師方因蠻禾稼爲糧。既已飽而嬉。而會蠻俗亦以是日賽神。而天又久霪雨時屯霧晝晦。度我

師必不能至。皆大飲酒醉。盡屏睡。諜者得其狀告我師。我師夜半傳發。遂乘大雨盡御枚。腰絙攀挽而上。未明。斬守關者。徑薄蠻所。蠻猶醉。驚覺起。左右視軍中。軍中鼓發。雞鳴。蠻自相紛拏。我兵益衝擊之。蠻自殘殺蹈藉死者無算。九絲遂破。而阿二方三先已乘夜逃逝矣。其後二十二日。成乘勝追北至雞冠大破其寨。得阿大斬之。其後十月十二日。把總龔給出精兵擊破牡豬寨。追殺方三于陳。而阿二猶得輕騎以去也。顯追北至夜郎大盤山。捕獲之。繫獄。獄中復反。旋就禽。而殘黨亦時時與苗兵爭競。給諫蔡汝賢上

書請獲之劉顒追亡逐北所使所遺果賴　陛下威
靈軍復捷是役也先後下寨柵六十有奇燔營舍七
千斬首捕虜四千六百有奇得酋長三十六人招安
三千三百人拓地四百里獲旗鼓為諸葛鼓九十三
而它若牛羊諸物不可勝數是時阿大見銅鼓並為
大將軍言曰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為上上鼓易牛千
頭次者七八百頭藏至二三面者即得僭號為王始
吾每出劫必擊鼓高山諸蠻聞山頭鼓發並雲集集
則椎牛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皆賴此鼓以為靈其為
阿巢貴重如此凱旋即使使者馳報于　上上幸坐

明堂受捷。令大司馬告太廟。薦勳。詔進御史中丞爲右副都御史。得廕子一人入太學。賜劉顯都督同知。李江、馮成能、陳大壯遷秩一級。吳鯨等遷秩二級。郭成、安大朝復故秩。丘梁等孫鎰等、脊效忠等賜金錢有差。梟斬阿二等。成都市。於是賜大司馬諭廕子入太學。汪道昆、楊巍及所司郎中皆賜金錢有差。初戎縣以都蠻得名。御史中丞以都蠻既破平。當易名。乃請於上易戎縣曰興文。已賜驛名曰都寧。倉名曰恒裕。并易九絲曰平蠻。凌霄曰拱極。都都曰都定。印靶曰文印。鈎猴曰降蠻。鷄冠曰金鷄。

巳又通內官寨道。爲置總兵僉憲以鎮撫之。而隸以府同知一人。守禦千戸所一人。上肯從之。因賜名曰建武。云。延均田授畊。耤畊爲伍。燹作之間。巍然一大都會也。

贊曰

余聞之華陽國志。漢犍爲郡寶興輝光于江流。今九絲其犍爲地耶。然所獲諸葛鼓。何其多也。又有銅鐵銅。說者謂爲周興。此亦易辨。且天子改元。獲興歸俘。武孰甚焉。何論諸葛哉。囊諸葛擒孟獲。散青羌于五斗壩。嗚呼。此蠻所從來也。元豐中征之。大雨成化

中征之亦大雨今又大雨異哉王者之師若時雨豈謂是耶

傀厦羌列傳

傀厦者。卭部羌寨也。先是竹麻寨攘七。執。因我鎮西軍陳黑子。殭賣其婦。黑子欲贖之。七不從。而羌俗居常並携其黨至鎮西。爲貿易。號爲趕集。黑子度是時。七必贏錢而至。至必我執七。七不還我婦。我不貰七矣。云何。七果以二月望日至。黑子乃約宗人陳岳陳禮保等逐捕七。七覺。遽奔走。走至羊圈河。岳獨彀弓矢持滿。射諸羌。羌人龍扒中流矢還。竟死於是。七引諸羌至鎮西。案黑子無故殺龍扒。有死鼻。欲得金錢論贖。黑子不從。諸羌皆大怒。遂至傀厦寨。而會我青

神人趙永成階州人李萬明大邑人姜招童長受李子堡人李萬明亾命留寨巢中久盡月姓最慓悍乃與蔡咱呷五十呷等大言言漢頗欲乘秋高瘴消直以數十萬騎擣若等寨殄滅若等也吾少生長漢極知漢菩水草處今吾誠導若若先以數十寨騎蹂漢禾稼也期二十二日大會遂擊鳴鼓登城城門儆戒弗通乃走鎮西站從上風縱火延燒陳膷等五家而百戶魏繼武跳身得持印走咱呷望見武赤後山乃發乘矢追射武武野死咱呷益乘勝射我軍我軍仇受松及道上行人二人並中流矢死因虜男婦及布

帛馬牛羊歸、輜重不絕、我軍盡髮上指冠。大擾亂、爭先鋒。追亾至寒婆嶺。斬番首二級、奪虜男婦二十餘人、是歲萬曆七年二月也、而王廷瞻為都御史、乃上書言狀因譙讓丘紹先、守備寧越。而孰番胡亂乎。而百戶蔡偉既行鎮西事。乃不能率吳嘉謨、常夜從走卒。行徼道上。乃至是。若等重輕皆有罪。毋辭。下大司馬方逢時議、而會給諫大夫李選、亦以此請罰治、遂詔御史盧懷忠逮問。是時御史方考課郡邑。乃一切請罷之、即募建昌兵得八百人。因寬假紹先罪。而以紹先為將軍。提兵西備羌、其後三月朔五十呷。貫干

叭冦𡗝經關道路不通於是副觀察景承芳奏記都御史御史而以指揮使王選爲將軍軍竹麻村都使郭科爲將軍軍于夾堡守備丘紹先爲將軍軍𡗝經關是時甞哥別先捕伏鬼皮果桑偵將軍將軍李獻忠執之遂囚哥別詰劉黍蕺所證言哥別乃我趙永成甞自鬻于五十吥者也其後四月二十一日承芳自小鎮西臨兵而以裨將徐孝忠陳宗武提兵守鎮蠻堡旦日復引其騎至青岡背留壁而土番並馳入我軍挑戰我軍捷首虜四級捕獲男女十一人及酋長破連吥惟一吥奪被虜一口而將軍紹先由𡗝經

關以二十三四日討宰猓渉鐵口歷馬過水幾擊破
宰猓寨轉戰二日引兵過河北而會大小沖三尖三
梭諸寨瑚諸羌慶高崗上我軍用鳥銃傷番賊數人
而番亦以礌石傷我軍嚴伯啓等八人殺傷大當後
三日遂從間道擊破鐵口險寨于是諸羌之甲乘船
浮于江我軍追北至江于矢發如雨羌兵溺水死者
三千筭江水爲之不流奪獲馬牛羊甚多羌卒滅什七
其後將軍郭科亦以二十六日由平夷堡至觀峯山
攻打橋舖馬寨我軍鳥銃弓弩甚設諸羌悉引兵渡
江已渡大半皆湛船且日來勝鷹擊打那歷三村三

村亦陳船下江。我軍追亾至江濵。皆蹶勁弩。放鳥銃
擊舟。舟大半破。流殺番兵以百數。是時千戶梁宗岳
後行。而諸羌銳悍者。飛礌石擊岳。岳遂死。我兵輕重
傷者七人。於是將軍張萬年。聞諸羌已乘楧船。循江
而下。乃引兵由竹麻村而入。揚武平老虎橋。斬羌首
一級。諸羌見漢兵遠鬬。窮寇戰。鋒不可當。盡鼠伏雉
竄。我兵遂乘勝破阿迷羅寨。於是竹麻諸羌皆歸降。
先是丙子歲。邛部長官嶺柏。逢霧露死。而妻婦沙氏
與嶺應昇爭篆。因舉火延燒利濟站。巳。覓假捐。赦死
罪。以故窜猓鐵洗姑都。相彷彿。遂燒我驛經鬬八里

鎮蠻平堡。又皆一切赦除。弗深治。是時　上方專用嚴。乃獨蓄土酋。輔之以寬。土酋由此多淫亂。亦不能以文法痛繩諸羌。諸羌安在其不亂也。居亾何。大司馬上言傀厦罪當死。法宜勦滅。顧明王殱厥渠魁。協從罔治。討莫若下　明詔。詔都御史爲檄。告諭諸羌。諸羌能捕獲渠魁。及有歸俘者。聽都御史減與若等除罪。如令不迺欺也。　上從之。於是都御史檄大將軍劉顯。顯乃壁鎮西。而以李揚爲羊腦將軍。周愷爲鎮蠻將軍。劉天俸爲曬經將軍。劉汝茂爲白馬將軍。皆按部毋得動。即使使者持節具告以　詔意。若不

趨降。今大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亾何，裨將劉天俸。
劉綎，奏記都御史，言傀厦宰，傑洗馬，竹麻，諸寨，執蔡
咱呷，那一加，小阿加，那咱，阿什加，脚那加，賈別冬谷
兒短，祢張田保，一浦加葵賈加，鎖那加，長受降。已又
斬祢那呷，執散喇呷，傀飰，阿拾呷，枯撒脚，脚乞降。衆
寨盡剃匍匐踵軍門，叩頭哀聲動天地。此是惡番，唯將
軍令來獻，生死唯將軍裁之。又出被虜男女楊長兒
等。於是楊長兒等並至堂下，吾等小人以為此羌不
滅，吾寧死。今賴天幸，出我等，吾等小人死而得生。叩
頭。於是都御史曰，賴 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

戰之功也。及收縛咱呷等。繫成都請獄治。而使將觀察覆按咱呷等。咱呷等傷人及盜法當斬。都御史得其狀即使使者馳傳以聞。　上嘉其功。　賜都御史爵級兵戎使顯而下。幣帛金錢有差。梟斬咱呷等成都市。始偶履之變。常案故志。羌以殺死爲利。病死爲不祥。在公卿間頗難之。及得驛騎書。大將軍第拱手以須諸羌。諸羌偏隨而伏。於是乎有趙充國段頴之風矣

讚曰

書稱殺三苗于三危。而西羌猶三苗苗裔耶。何其與

之繫也五王諸番在巴蜀西寧洮岷在關中環黃河以西北皆爲所竊據矣曩時獨畏宋將軍晟丁大夫玉何將軍卿然以河北今視王大夫何如哉余獨悲鐵嶺山之爲奉佛也虜遂連羌羌乎羌乎毋爲禍首反受其咎戒之哉

丟骨人荒沒舌列傳

南路諸羌以四十八寨數而丟骨人荒沒舌最大先是兵戎使王詔巡邊至三寨三寨度詔至必道崖下乃並捕伏于上待詔詔不虞草山有伏戎起前行諸羌乃下矢石擊詔詔墜馬野死匹何副觀察使林應節亦乘傳三寨三寨遂掠取應節財裝褫奪衣服家屬幾爲所略磐牙連歲有司莫能禁而　上已即位矣是年猶寇安化關殺馬子義等七十餘人其明年寇歸化關殺略劉元等數十人虜贏馬四十騎諸羌見爲松潘地寒不産五穀往往從屯旁郡轉穀以給

軍食用其明年三寨遂擧絕我轉道我軍唐奴等六人死之故事歲月正元月撫賞諸羌先是倅王升幾爲三寨所殺其明年三寨彷彿前事又殺我貢川寺四人是歲萬曆戊寅也八月知事余希顏出食給軍至歸化鎮諸羌先捕伏新塘關欲侵奪邊粮重輛衛將陳金相切欽待兒給諸羌殺倉大使朱繼冠父子得干羌志由此羌益公行無所忌諱復伏凝冰溝襲我軍我軍倉卒不備殺二人於是希彬躬率李世傑道世爵高凌翼鄧承恩姝死戰斬酋長白臉兒等首五級奪獲羌馬十二足夷器撒袋弓矢以算已追北至

安貫頂。斬首捕虜數十級。三寨由此益鞅鞅造謀籍兵。日夜謀舉兵反。而兵備使楊一桂。與總兵吳子忠議。乃以指揮邊之垣、曹希彬為將軍。軍楊廣墩。指揮徐承業、史載勳、百戶蘇繼武、高凌雲為將軍。軍安貫頂。守備康鸞為將軍。軍雄溪屯。遊擊吳鯨為將軍。軍羅鍋嶺。參將胡大賓為將軍。軍木瓜坪。十道並出。而裨將易鶴陽。亦率百金之士千餘人。從間道捕伏以擊其東北。是時楊一桂下令軍中。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金五兩。中豪三兩。幼男及女子一兩。又以其妻子財物盡與之。是時九月朔也。而吳子忠率楊廣將

軍。軍居兩山間而羌亦嬰寨固守於是我軍陷陣御
敵不避湯火之難鳥銃擊三十餘人而羌倚陣亾死
者必襁負還寨以故三十餘人皆得死還也居亾何
路上進史載勳於安貫頂擊諸羌命所將卒乘山舉
火燒其積聚斬獲甚多是時康鸞守備東勝堡甚固
而王世恩遂跳驅至黃草市轉擊諸羌斬羌首數級
於是楊一桂自將待邊而令馬呈文吳子忠縱火燒
丢骨寨曹希彬吳坤高凌雲縱火燒人荒寨兩寨見
火舉前後皆鼓噪自相騰踐死者不可勝數我軍盡
獲旗鼓及夷器鎗刀于是諸羌猶有不軌之心乎乃

日夜引其衆往來窯房間而將軍史載勲李朝芳跡
且至靖安墩生獲酋長一人斬之而會經歷楊仲英
轉穀徇歸化關羌乃引軍焚其關而去時夜漏十三
刻矣而裨將路上進追亾直走虱子墹而羌巳先捕
伏安貫溝我兵擊鳴鼓殊死戰斬羌首一級獲酋長
熱利一人旦日三寨乃敢擊圍鎮安鎮安弓弩甚設
不可破羌復敗走我軍追亾逐北至鑼鍋嶺斬獲番
首數級是夜裨將高凌翼偃旗幟從走卒行徼羊華
道中遇羌戰疾力斬獲羌首一級其後十月朔間候
者言三寨捕服諸關欲襲我軍燧火日通於是李成

芳復引兵擊人荒寨曹希彬邀之垣引兵擊丟骨寨而會丟骨寨諸羌留壁青土灣於是希彬之垣令所將卒自環為營而縱伏兵往嘗諸羌諸羌覩漢兵多而士馬尚彌戢弗可當乃直月漢園盡東南散走漠罪因發輕騎追至小寨悉燒其碉房斬捕首虜數十餘級馬十二足牛二十六角是時易鶴陽久戰亡而有子曰喜生誓不與羌俱生日壓羌戰羌又賊殺之盡矣亡何人荒寨諸羌起楊廣開羽檄交馳於是承芳蕆勳急發兵擊破之盡燒其寺宇碉房斬首十七級奪獲盔甲弓矢亡算其明年正月賞羌而會僕人

胃媧媧兒子川盻姓名。匹匿寨巢中。意欲尋甲仲牛兒等。陰入城以爲耳目。而李承芳等疑其有姦乃搜索。果捕得媧媧兒子。川盻甲仲。牛兒四人繫請室當死居頃之媧媧兒子。越請室逋逃於是使騎逐捕之。得伏法當是時西有呷竹諸羌東有林洞諸羌爲四十八寨於是喇麻番衆耳阿舍思熱浪牢熱等乃因四十八寨牽馬牛至河求降。而四十八寨喇麻將屬林禪堅定等六十餘人是日亦至軍門叩頭言三寨實欲請降將軍幸哀憐寬假三寨死罪請罷兵三寨自今願比編戶氓毋復煩將軍斧鉞也大將軍許諾。

請除罪始三寨甚㬫桀焉鈥求飽彼其來堡也則有
下馬酒上馬酒解渴酒過堡酒及熱衣錢氣力錢偏
手錢猶可諉曰撫夷已耳已我軍戍邊亦復送恭金
錢命之曰新班錢架梁錢放狗錢躧草錢潑背水掛
綵錢斷酒錢何也於是都御史下令一切咸與削除
松潘稍稍得放散牛馬矣事聞　賜都御史以下金
錢幣帛有差

讚曰

余聞之楊將軍曰三寨之羌以五百數大半皆我漢
人舍匿以爲羽翼豈其然乎嘉靖中何將軍卿於歸

化諸關堡烟築墩臺而城守之漢人乃闌出邊關何哉王大夫如不運籌帷幄褫奪其魄且三寨至今猶強也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然王大夫且與趙充國爭烈矣

白草風村野猪窩諸羌列傳上

白草者石泉諸羌也武宗朝率白若羅打鼓諸羌寇壩底堡是時何卿爲指揮使雅有風望都御史馬昊乃拜卿爲大將軍卿破堅執銳以往中道中流矢幾死卿竟衝鋒冒矢石擊破之其後嘉靖中陷平番執指揮使丘仁等殺將軍民以千百數是時卿已爲都督矣而都御史張時徹御史袁鳳鳴乃上書復拜卿爲大將軍卿亦上書請五事語在三邊志竟捕斬黒殺李保白石兒白石撒喇等討平之當是時丟骨人荒没舌猶未倔强乎而上之戊寅頗時時

盜邊大將軍發兵擊之。則大半走它旁寨。候者微聞其白草風村野猪窩諸寨。御史大夫王廷瞻遣兵校尉三千人。分道逐捕諸亾人。有敢舍匿者。輒捕之。於是風村一十七寨捕將急。並匍匐走肉見掛寨爲餓柘等言。實不舍匿諸亾人。柰何將軍欲提兵直擣吾寨乎。今吾寨盡鼠竄然。實願輸賦稅菽糧一斗。比編戶甿。幸爲告將軍。將軍賜白幟。因樹寨上。毋復視爲亂民也。於是餓柘等至指揮使並天衢所。叩頭言風村諸寨。今具馬羊及腦包。哈喇弓矢番刀來降。而會黄德洋爲兵使者。檄諭乃可之。於是下令十七寨擊

牛屠豬因刻木以盟居頃之風村野豬窩一十八寨番牌大力孫子乃因緣茅皮底其如風風村欵悉故事悉詣守備使宗綬所皆來降歸且請通道大印龍州於是兵使者許諾羌俗露頂無冠兵使者乃移石泉令李茂元具漢冠儀因易名姓皆書于冠令諸羌冠於是召諸羌至軍門軍門金鼓大作諸羌魚鱗而入望見漢冠儀及未衎彩紅皆大喜讙聲震天地兵使者因賜冠冠諸羌並跪起堂下叩頭謝乃言願歲輸黃蠟一斤赴縣廷朝誕八月　上萬壽也於是三十八寨寨樹一白幟因爲木主祠寺中祝　天子萬壽

是後元日及長至皆以朔朝謁無異編戶民也是時御史虞懷忠亦　上書請頒正朔各寨已召諸羌能閑于漢儀及漢音者皆賞賜令訓課諸羌以何茂元轉遷河間府倅都御史御史念石泉不可無茂元請茂以倅行石泉事因欲久任守備使宗綬　上皆從之於是大司馬方逢時移青營都以訪詠納得降叅二十八而戶二千有四百四十七若男子四千三百五十六人女子四千一百三十八人事　聞下銓部紀都御史功　賜黃總洋銀十兩始茂元見諸羌好刀佩劍斯須不釋手稍有忿嘗輒以刀殺人於是茂

元召與語歎曰而猶欲視吾民冠乎乃猶且恭昔孽
劒喋喋而佑佑冠冏何嘗乃下令屏刀劒於是諸羌
盡屏刀劒冠漢冠儀漢儀而果猶吾編戶氓也

讚曰

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信哉是言
也余考之故志石泉諸羌嘗僭號稱帝兵使者毋巡
邊而猶怪諸羌之慓桀也令不假斧鉞執馬羊而至
者接踵哉幾桀受降城且禍莫大于殺已降受之誠
是御史大夫亦方此意命爲將如此

白草風村野猪窩諸羌列傳下

白草者。故石泉降羌也。先是戊寅。丟骨人荒沒舌冠邊。大將軍逐捕諸羌。蹤跡皆至白草。白草及風村野猪窩諸羌。皆詣臺使者王廷贍歸降。於是白草諸羌得 朝元日。及長至 萬壽。如漢官儀也。其後乙酉楊柳冠普安。楊柳者。豐溪諸羌也。旁近白草風村及小河木瓜之間。間候者言吾等耳剽白草日久。聞白草四百人。險道栗穀。黎反。栗穀日送奉白草人錢一稞數升。前時縱火燒平夷堡。皆此屬有狀。是時周嘉謨爲備兵使。乃移御史大夫徐元太。請引兵往擊之。

御史大夫下指揮使步天衢萬國寧張可大使使者捕服覗白草青片板石陰事白草久斷與梁道逃於黃頭後亡罔謝絕粟穀諸羌嚴實以屯腸於是御史大夫檄石泉令強勉往諭之而會番牌吶嘛舌等亦執甲馬到城歸降具言歲寨貢黃蠟一斤賦菽糧二斗如故今請益菽糧參斗示不復為羌也先是成都人劉谷賢以兒劇夏生陳四為南路諸羌所虜略至是亦歸復送邊也當是時安綿兵使者王言已懸車去乃令周嘉謨行安綿事東備羌於是萬山保帥六者柘索等二百五十九人款塞曰小人實白草諸羌

卜書同帥小大奈保等一百八十八人款寨曰小人實風村諸羌吾等除羌爲民七年于今今豈以楊柳羌之故而一旦爲不軌以自當將軍之刀鋸也唯將軍財察於是兵使者下龍安守楊邦直司理朱仲康按驗得壩底堡白草河西風村顛轉架孫兒掛者殺開肉兒掛馬鹿坪桃桃紅黎相灣壩底坪椒蘭子龍藏二十一寨永平堡白草河東白草壩野豬窩鵞燕溪走馬嶺魁剌嶺雍村坪張村啞浪壩照隊太白白羊嶺于松堋落落坡石坡青岡坡毛坡射溪溝一十七寨久降羌實以屯腸而獨坪大圤召對通寧口四寨

今竊跡白草事刻木歃血願貢賦猶編戶衆也乃移都御史都御史見爲去歲之變起自德陽木夫李茶保等盜竊遂釀禍而爲今日此反側子柰何遍聽土官及通事譯語而竟許諾乎乃令兵使者取石泉令張勉及指揮步天衢劉澤遠張可大及通事各不扶同甘結頃兵使者得甘結乃率白草諸羌踵門叩頭軍門給獨坪四寨白旂幟如初它皆賞賜花紅於是白草諸羌驩聲震天地指日爲誓以爲將軍幸哀憐吾等待吾等不死吾等所不如將軍威令反覆爲叛者生死唯將軍後叩頭流血至漂杵謝去事下大司

馬張佳胤問狀。於是大司馬按御史陳瑫奏。請白草諸羌東南之樞也。形列常山。勢成狐兎。彼一日而起乎松州。則此爲肘腋。此一日而起乎石槧。則彼爲齒唇。舞巧於徂詐。藏毒於蜂蠆。所從來久遠。今以 天子之靈。一旦奉貢賦。遂爲編氓。此千載一時也。往御史奏是。 上嘉其功。轉遷周嘉謨秩一級。步天衛揚邦直以下皆紀錄。而縣令得賜金錢者。唯强勉一人而已。

讚曰

白草諸羌。在嘉靖時。豈不稱渠率乎。自何將軍卿提

桴鼓以往，而白草亾不讋服者。厥後降于王中丞，今
再降于徐大夫。又皆奉貢賦，如編氓也者。異哉，春秋
稱德不及焉，則不享其贄，豈無意乎。不然，何其絕之
深也

羅打鼓諸羌列傳

羅打鼓者。茂州諸羌也。旗山白草之間。宣德中常盜邊。上遣大將軍陳懷將兵擊破之。弘治六年。又帥白若諸寨侵邊。是時房鰲爲將軍。乃請國門外建東勝菜園諸墩。東備羌。今上元年再入茂州。茂州城門儆戒。道路不通。以何凌霄九總軍大捷。斬首虜數千級。威耀巴蜀。當是時刁農鷄入公諸羌最强。乃畏威率羌人列余之等來降。刁農者韓胡諸羌也。往往道崩土掃水水溝以爲寇。諸羌聞刁農既先降。皆項背相望降矣。於是羅打鼓鄉竹寨相與謀曰。以刁農猶

歸降。奈何有吾寨乎。而生羌血熱血書伯什。乃詣茂州。先是龍安同知張安美下行州事。數爲諸羌約降。於是羅打鼓谷國曰列寨。獨窕寨並接踵而至。乃移于兵使者王維善。事下指揮使田賦問狀。是日召血熱血書伯什庫兒不巳兒不庫列卜路恩卜只驗問。血熱前叩頭請曰。熱等有死罪。名姓不足以辱將軍齒頰。唯將軍哀憐熱。熱等受熱等數十百人降幸賜入版籍。熱等自是約每歲戭輸救麥糧三斗實無它腸。將軍猶豫未決。於是張茂州復請曰。此古冉駹之國乃六夷七羌九氐地也。 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

幸而歸化而不受之以示德甚失諸羌意且使諸羌雖當斬以將軍之威重不假斧鉞於境外諸羌亦既皆奉頭鼠竄將軍其歸御史御史大夫於以風四夷不亦可乎而會虞懷忠爲御史王廷瞻爲御史大夫皆謂張茂州議是是歲也黃草坪水磨溝崖立寨古革寨三溝大小岐山亦來歸降視猶羅打鼓也於是經歷王諾大會汝保今李有成胥和順即召諸羌以次辨詰而紅郎說太兒前曰小人實黃草坪寨白設亦前曰小人實水磨崖立寨西日巴亦前曰小人實古革寨吾等不知禮義長嬰大罪唯將軍哀憐收入

圖藉聽吾等歲輸叔麥。視猶羅打鼓也。先是御史大夫羅元禎。奏請岐山諸羌。日夕等歸降。於是大司馬方逢時。並請于　上。許諸。是役也。附藉爲民者亾慮四百三十五口。威茂諸羌。於是乎我剛我陵矣。

讚曰

余聞之故志曰。汶川以東有屋居。獨豹嶺之西。織毛氈以蔽風雨。殆若穹廬。今遂變而爲夏也。異哉。王大夫之教化入人心也微。而人不自知也。余又聞其下甚寒。嘗入蜀相隱避。習俗漸染。不已深乎。不已深乎。不然。羅打鼓。今猶行羌之道也。

楊柳羌列傳

楊柳者。盤溪諸羌也。番牌財王兒子至太平堡而會鼓刀屠者。擊牛番牌乃大喜。索我軍強山牛酒飲。山因飲番牌牛酒。番牌醉飽饜。旋爲物故。於是楊柳恭開州番牌倉卒死。疑山以鴆酒飲番牌。番牌死。是時河東有東路宗濤大小栗穀丟骨人荒沒舌茹兒諸羌。河西有思答歪地。西華。西坡。列柯。王答。甘燕耳別乾溝。牛尾諸羌最慓桀。楊柳乃約其羌衆。直犯金瓶堡。索我堡賞賜贖番牌死。我堡不與。於是麥兒塞與和尚寨。後先寇晉安堡。而指揮豐承業百戶徐承爵引

兵擊破之。斬首十三級。時萬曆乙酉七月也。其後八月。忽答地。粟穀。麻吝。蟒蟬諸巢。再寇金瓶堡。而百戶陳克勤。將步兵轉戰。爲黑嚷所執。劉斬之。是時指揮使吳鳴臣。張應時。徐佳胤。百戶路上進。嚴承勲。李迎春。張成。大戰金瓶東。斬首捕虜三十六級。而僉黃焯爲兵使者。蘇瀛。陳瑫。蕭清。後先爲部使者。徐元太。爲臺使者。於是案應時失軍狀。先是。指揮使田賦。稱貸于楊柳葉兒這。得五百金。久弗能與。兒這每至堡。輒飲兒這酒。兒這久亦怒。乃與其黨。往來關堡間。遂公行殺略。臺使者劾賦。於是乎啓釁矣。大司馬張佳胤

具以其實報　上於是下應時賞免官而令御史遂
田賦問狀其後西蕃丞地粟穀諸羌圍金城平夷懲
我偏將軍朱文達將勇敢士擊破之斬首三級其後
九月樹底與橋西坡牛尾千餘羌寇老虎石而裨將
王世恩顧承祖王貴劉繼爵合短兵[illegible]擊摧折首虜
四級事在御史大夫維遴及給諫大夫[illegible]於
足副觀察劉禹謨及黃焯謂諸羌橫暴不當如此耶
乃大怒髮上指冠即奏記前御史大夫維遴請得調
天全大渡河兵以便宜行事是時耿定力守成都而
李廷謨為理乃調郡縣菽粟芻藁以給軍食而令士

兵阻枲水崖。爲營作浮橋。時閏九月將盡。乃先艤樓船之士數十人。至搭魚嘴。窺楊小楊柳方與千尾麥兒數百人。張弓弩在河梁。忽樓船卒至。千弩俱發。樓船卒中流矢死者四人。我軍望見樓船卒急。皆挾笆而引得渡河。並彎弓而報諸羌。諸羌中流矢死者亦四十餘人。捕獲生口二人。梟斬以狗諸羌。居亡何。楊柳又欲引其羌衆。退永大諸堡。爲設乃與偏將軍劉用光。遊擊之垣及裨將吳文傑。周文禮。王陞。楊啓一明陽。郭紹榮議。議先攻麥兒寨以分其勢。然後枲水崖楊柳可必禽也。頃兵使者果以用制小稱爵。

豐承業爲將軍。而令土官舍董世臣，法從文輔之。是時蕭文璧守茂州，專以轉穀爲務，以故軍中得不乏食。於是應時佯攻麥兒寨，以示楊柳不疑，且月引兵至泉水崖，而會酋長財主兒子，出碉房中所貯青稞麥菽，及蜂桶牛羊諸畜產以誘我軍。我軍至寨，秋毫無所取，覘碉房瀳如也，乃舉燎從上風縱火，火益熾不可撲滅，延燒土圈碉房二百餘所，煙火相望。我軍用鳥銃百子銃，火磚噴筒弓弩，並擊楊柳。楊柳中流矢死者，以慮數百人。於是楊柳自相蹂踐，並棄軍走。我軍益乘勝追，以逐北至後溝雪山，而日已雲莫矣

乃以火箭傷十餘人我軍亦輕重傷人人死傷大相當旦日兵使者復引兵至新橋堡度是時楊柳諸殺賊不右走麥兒則左走牛尾麻荅勢且欲旦莫保要領不皇也乃令土官舍坤安濕卜等引步兵三十餘人悉渡河從道左捕伏以待諸楊柳諸楊柳十五人果以詰朝至於是先鋒張旂幟擊金鼓諸軍聞金鼓皆從間道起迎楊柳戰捕獲楊柳生口二人弓矢傷七人于是諸羌皆惴惴焉頗自知兵在其頸乃陽欲赤心而事邊吏矣而兵使者亦帥裨將張繼亂陶克孝郁崇禮往招諸羌降於是大小麥兒及白泥石背

石灰。和尚。別結。牛尾。藏阿。沁麻搭諸羌皆後先奉甲馬而至。且謂禪將曰。將軍幸哀憐吾等。寬假吾等死罪。吾等誠願歲輸菽糧桼二十石。不然則亦折銀貳錢有貳分。唯疊溪長官司以為期會。將軍毋復視猶亂民也。吾聞兵使者於是移諸彊吏歲時唯年劍正日賞賜。卯故它一切私賞。如閙門關門。及日生酒桶。月計斤堡。諸將浮費。自令咸與削除。于是焯獨慮諸羌額大半。反覆不可知。欲許。適上臺使者書。書多不載。其從以十月喇麻機。又帥其羌衆犯蒲江關。喇麻機者。故松潘所捕獲。而復釋免羌也。於是以曹銓為將軍。

引步兵四百人朱文達為將軍引步兵三百人往備蒲江而會旦日大風飛沙石擊面望氣者謂天初寒當有雪羌人猶此稍稍欲歸矣是時蝉岬溝諸羌千餘人還目黃沙墹於是文達軍及銓軍鏖戰黃上坎直搗蝉岬巢斬首一十七級捕獲生口四人奪獲馬牛諸畜産亾筭燒毀碉房一百座其後十二月又復聚黠禆將邊之垣劉繼祖吳文傑轉鬬捷首四級其明年正月寨溝大小二姓諸羌再寇蒲江關殘敗軍營於是偏將軍朱文達開關而迎敵斬首捕虜頗衆亡一二月大將軍李應祥副觀察使黃炳謝詔案

驗諸羌狀於是得前殺戮我禪將趙世爵馮盛濟陝克勤項成舒朝江及我軍商民蔡四元四百八十餘人者實東路溝黨溝丢骨人荒西北蜈蚣龍溪土官茹兒阿孝惡鬧王苔甘燕戈臘熱溪別柘思苔地諸羌前殺戮我許九等八百二十餘人者實大小栗穀北定玉柱阿牛王龍交合安貫烟葱列柯歪地西華牛尾鹿卜石柱諸羌宅者次上漢人羊思定鷄公上牟泥下牟泥野和尚亞寨阿思洞上泥巴呷竹呷二諸羌此實熱羌胡子川羊先結阿讓臘梅老虎此實降羌柰何不明玉石倘一日俱焚崑岡可乎於是大

方伯朱孟震大會滇軍使史繼辰文學使曹樓武備
使蘇民望議而壹意以武臨之矣當是時滇廷方念
西蒐事乃令中貴人張誠於會極門詔大司馬惓
惓以食功生事陰情養亂爲戒御史大夫既得詔
詔則益欲戮力攻諸蒐而又度松邊寒瘠不產五穀
往往與食他旁郡它旁郡飛芻輓粟佐軍餉費不可
勝幾以二石而致一石於是上許請餉下關中及滇
南以蜀當轉輸關中年例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
而滇南亦以緬寇之役貸蜀二十萬兩故也於是
以羽檄徵勇敢[illegible]得楊應龍兵七千人西

陽得冉羅屏兵五千人。平茶得楊光祖、楊正崇、及王全兵四千五百人。叙馬得羅佪兵七千人。是時國師喇麻、亦聚阿牛五寨、丢骨三寨、在裝塘、鐵鑪溝、設旗鼓相當也。於是總兵郭成爲將軍軍黃沙壩、遊擊周于德爲將軍軍羅鍋嶺、遊擊遲之垣爲將軍軍蒼壩腦、參將朱文達爲將軍軍洨濤、時三月朔也。是後于德出鎮革、戰裝塘、郤敵、捕喇麻灣仲等一十四人、斬首四級、復擊丢骨、攻阿牛、斬首二十三級、後攻人荒寨先登、斬首一十四級、擊破沒舌、以郤敵先登、斬首二十二級、攻西北寨先登、捕虜三人、奪獲番婦女三

十口。斬首八十一級。曾希彬。攻西北龍溪蜈蚣先登。斬首二十九級。復攻龍溪。卻敵。斬首二十五級。奪獲婦女一口。文遊攻阿險。還搜諸寨。卻敵斬首十一級。捕虜番女一口。後攻土官茹兒。先登。斬首四級。奪獲遜輪首骨漆器一具。捕獲番女一口。後擊惡朋攻窯溝。追亾至鵞公雪嶺。斬首四十二級。奪獲番婦五口。郭成攻龍溪大小二羌。先登。斬首四級。還擊蜈蚣。破茹兒。斬首六十八級。獲二人。遜之垣擊破鹿卜寨。以卻敵。斬首二十三級。馬十六疋。安貫營常從攻阿用。擊卜洞。至玉琢。焚酋長臘臘帳一人。斬首二十級。後

攻東路濮遝核諸寨郤敵斬首二十級捕獲酋長年
答兒一人攻石柱先登斬首二十一級是時惡闊歪
頭諸羌皆在下風請降獨思答歪地乾溝諸羌阻河
以西春水爲險度我軍倉卒不得渡乃張旂志披甲
兵揚揚策騆馬往來河梁閒甚自雄也我軍既殲厥
河東凡下名羌二十三寨斬首四百六十六級捕虜
男婦四十八人勇氣益百倍乃令具竹木溜繩推撢
習船者期四月二十六日夜半治浮橋悉引兵西渡
河已渡劉繼祖擊思答大破之捕獲大酋長黑攘一
人文達引平茶兵擊列柯破之于德引播兵渡歪地

擊破之邊之垣攻上下西坡雙橋破之又攻樹底破之虜著兒柘一人還牛尾因過黑水往擊晝破之獲月者喈子合兒結二人郭成園西苹寨破之捕獲川柯一人又攻乾溝追北至顧顧寨擊諸羌大破之又從攻大小粟穀破之獲絨柯等四人追北至白草破之河西自四月二十七請數至五月十八凡下羌一十五寨斬首三百一十二級捕虜男婦一百三十二人自是之後羌亦稍稍歸降矣先是楊柳寨捕獲生口白失結嘗繫獄逃方今部遂捕而會白泥和尚楊柳諸羌復歸降乃捕得白失結及樹底保保兒子西

坡弱兒結麻荅八茄等來獻於是大將軍李寛假諸羌復叛罪諸羌益感德思降於是小姓王荅甘燕風村獨坪大圤召對通寧亦竊跡白泥事並後先獻兒請得比編戶氓大將軍迺下令令小姓王荅諸羌能捕得酋長來獻而後令邊吏視猶白泥和尚也於是比定伍寨獻閻卜惡鬧茄兒歪頭獻利兒子臘臘三寨獻歸昧國師六寨獻咯那人荒沒舌三寨獻著兒格王荅九寨獻滅祭班定哨大將軍旣受諸羌降乃令邊吏並瑯璫諸所獻惡羌數十人生瘞之道旁曰後復反者有如此冢已傳爰書訊鞫四十八寨始發

難時。刻石爲誓石一在廟子溝。一在牛尾梁。即屬力士椎碎投于河。諸虜亦曰所反覆不如將軍令者。有如此石。於是大方伯劉純文轉芻茭至軍中。期六月十二日。三軍並凱歌班師以歸。御史大夫使使者奏冊事下大司馬。移書營郡。以訪諜訥。凡下名虜三十八衆斬首捕虜一千七十五級。等獲馬牛羊二日一十頭焚毁碉房一千六百餘所。 上嘉其功稍遷徐元太爲少司馬。賜大司馬以下金錢幣帛有差。嘉靖中。茹兒寨斬指揮使遊輪首。以其骨爲飲器。稍遊擊邊之垣大王文也至是得歸骸骨。湔雪其[illegible]之

寇聖由此觀之非獨垣孝輪亦烈士也

讚曰

語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信哉是言也楊柳諸羌號百二十萬曩宋大夫王兵至强乃不殲滅之何哉白草之役大將軍提士卒五千人竟全軍以沒此尤未敢與徐司馬道也嗟乎宋滄獻輿地圖而謂松壘險于劍閣瞿塘也異哉徐司馬功謀此可畫麒麟而稱乎羌將軍也

樹底宅撒列傳

樹底宅撒者南路諸羌也先是楊柳羌麻起桴鼓晝嘯樹底窺南路之隙乃帥松坪黑水數百人日夜砍伐竹木找架七稍砲大言吾今以數千騎渡漢塵戰漢麻苓三哨背漢烏奈我何也其後又與蜈蚣土官東路黨溝大小栗穀先結阿讓諸羌屯土官大堋間椎牛為盟聲欲寇歸化北定蒲江關是歲乙酉閏九月也其後大小二姓亦治弓矢及七稍砲十五架溜索數十有餘聲欲寇平夷蒲江諸關是時叅將朱文達乘傳視鎮平堡步卒方響呼夾道而行行未至蜂

卑灘而會諸羌人在金瓶背掃氷崖起塘。河東西皆儆戒道路不通文達逗遛不進者數日。先是九月我軍出平夷渡湍河關。遇大小栗穀諸羌轉鬬甚倥傯。我軍遂渡河。船漲溺水死者數十人。於是我軍舉百子銃擊諸羌。諸羌銃擊死者以百數。且日諸羌攻平夷堡。裨將王貴先登。斬首二級。而麥兒寨亦以是日渡河矣。指揮使豐承業應擊。捷首二級。於是臺御史維遴。帥大將軍李應祥往征其罪。而以其事奏。上幸下明　詔。詔大司馬賜使者兵符。得乘傳而至松潘。　詔將軍毋生事貪功。及匿情養亂。唯滅其渠魁

而止。臺使者既得　詔書乃以羽檄徵建武兵二千人。都使城門兵五百人。鑾莊兵四百人。壩底兵一千人。溫卜兵一千六百人。播州楊應龍兵三千人。天全高仲德兵六百人。黎州瞿紹良兵三百人。酉陽冉維屏兵一千人。平茶楊光祖兵一千人。是時　上方以徐元太易遵。而給諫大夫王致祥。乃上書言狀。其大畧曰。唯是樹底諸羌蟻聚黃沙。專以殺略人為務。我軍轉運千里。暴露連旬。招之不來。攻之不繼。將安所稅駕乎。此臣所為可慮者一也。而況將軍李應祥。馭建武驕悍之兵。心志不一。當新舊更代之始。威信未

乎且以二三千之衆敵七寨之夷兵將異其趣勇怯異勢安在其能同心戮力乎此臣之所爲可虞者二也且臺使者並移矣劉禹謨亦已載罪是大將在外讒言居中勢且畏首尾之不暇而況新故相推法令變易又兵家之所謂臨敵與將乎此臣之所謂可虞者三也法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今自松而東自茂而西勢甚桀黠而我兵多不至三四千人此其勢不能不藉于土司永鎮之禍在數日之內而播黎之兵在數月之外且以我尺籍伍符之衆尚不能用之以死而羈縻象胥之民此素非得拊循士大夫者寧尚得

而用之乎此臣之所謂可慮者四也事下大司馬王遴問狀大司馬案驗乖縣楊柳寨先是指揮田賦稱貸楊柳羌葉兒這得五百金久弗與兒這每至堡賦輒飲兒這酒兒這久亦怒乃與其黨公行闌堡尋以劫掠爲務始硾溝發難時大將軍張應時提兵往征之匹何羌人奪大將軍輜重於道此皆養虎貽患之釁事聞幸假應時罪令討賊至是輒覆按重罪於是 上復令應時免官而以田賦屬部使者逮問當是時故總兵郭成有滇南之役而給諫大夫念成久立功九綠爲羌夷所嚴憚請赦成罪令立功以故成

復得破樹底也。樹底功在楊柳傳。

讚曰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哉是言也。南路自破丟骨人荒沒舌以來，奉貢賦，而稱編氓者接踵。而又復有樹底之戰，何哉。正德中。永鎮堡失守，厥後何將軍卿修之，為置堡三官人，主軍五十七人，戍軍二百二十一人，番兵二十人，樹底它撤乎。余第請疆吏守大黃，掃氷三哨，索橋之間，足邊事矣。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如有味乎為蜀西言也。

元壩潘哩商巴石崩列傳

漳臘之羌二十九。而元壩潘哩商巴石崩，獨與北虜時往來也。先是北虜小王子吉囊與丞相亦不剌妹不相能，吉囊遂渡黃河，由寨石岩，直擣御寇墩，深為采穀屯溝口所患苦。是歲嘉靖十三年也。其後二十九年。寇鎮虜堡，遂留居河西塞下。於是河西始有虜矣。而河西祖兒結、白利最桀黠，足以當囊，亾何囊死其子揷斡兒及傳蚌，並冨盛，乃强欲服屬祖兒結、白利。祖兒結、白利不從。頃俺荅念吉囊渡黃河久，乃託為鐵嶺山有生佛出，因遣其子賓兎往鐵嶺山建寺。

於是盡得挿斡兒。及傳蚌馬牛羊、而以傳蚌强租兒結。租兒結强白利、並歲奉貢獻、羣羗虜爲黨、而河西虜患乃益深矣。今　上即位之三年。賓兎乃以射矢。令熟番聲言犯邊、邊吏所以備之者甚嚴、於是賓兎陽爲請其父俺荅渡黃河、迎佛。乃先使使者十輩假道、因求索茶食、余來爲鐵嶺山佛也。頃俺荅至、果令所命夾盼諸羗並獻兒。而虜遂得吞食亡厭也。其後己卯夏賓兎又來寇牟泥寨、包子寺、牟泥寨、包子寺。去松城二十里而近、賓兎動以數十萬騎、蹂躪漢稞麥也、其敢無畏憚類如此、自是之後、元堺潘唖啇巴

石背四寨開關出物與虜交易而作兒結虜遂以二百騎寇尒尒壩先是順義王使大成濟卜窩至八什等賚篆文圖書約至迤西觀寺是時庚寅五月也其後六月順義王果以三千騎渡河至臨洮聲欲東寇保定撒剌西犯洮岷松茂諸邊臨河至松潘輕騎可八日至也是時副觀察使來經濟備松潘兵李丁備西寧兵西寧復偵知一克黃台吉亦旣渡河乃並以其事請于臺使者李尚思臺使者見爲漳臘之外即屬熟番而況其下草茂道平胡馬從此跳驅可抵海套若不蚤爲之所後將何及於是以羽檄徵天全六

番播州兵得六千人乃召川南參知使武尚耕川東參知使丁此呂敘瀘參知使李士達既授事監軍而以萬鏊為將軍軍漳臘郭成為將軍軍松林邊之垣為將軍軍西寧于時主計者仰穀成都成都飛芻輓粟殷殷不絕也於是部使者李化龍亦上書言狀其略曰唯是松潘乃全蜀之門庭也臣案輿地出松潘而北則為漳臘漳臘之項北可望洮岷西北可望莽捏以松潘而視西虜僅有此山以為之間耳其中險阻高峻盡屬土番歲時漠茀以撫賞羈縻之因欲為吾地奈何武備不亟備乎是時給諫大夫張應登臺

臣牛應元亦上書書皆多不載事下大司馬王一鶚方奉宣　詔書而扯力克則已還歸海上矣獨火落赤尚伏捏工川如故然而時去時來乍降乍叛此自犬羊恐河西將士目今牛馬將不得放散也

讚曰

史稱西夷冉駹白馬最大今猶然乎今猶然乎以余而觀松潘事其憂不在西羌而在羌與虜合也　武廟末虜騎闌入松塞太原王恭襄公方在大司馬乃不麾之使去何哉延引至今使西寧得以供佛近在洮河黑水間馬牛氛埃旦暮而及也善乎何將軍之

言曰，香黍凋落，則躁羯憑陵。松茂侵尋，則成都塵儆。

余每誦之，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建昌桐槽黑骨諸夷列傳

伍咀咱者建昌諸土酋也先是父逆止弑土婦鳳氏兵連禍結患苦蜀邊吏以故咀咱敢干標桀不奉長官瞿紹良約束乃與土舍安守等竊據鹽井衛屯安守者亦建昌土酋也專爲不軌常僭號稱王鳳氏之後守貿主之日夜與逆止伍咀咱阿巧馬米粒阿乃菊都等謀奪鳳氏土田至千餘頃遂帥麻科諸羌土千餘人並樹黃幟鼓吹白晝公行東街姜坡道中乘風縱火燒房屋殺我軍宋泗高仲魁等千餘人畧軍妻趙氏等百餘人奪馬牛羊亡算於是百戶梅枝濬

乃以其事請有司逮問安守咀咱益負固不出於是裨將劉天倖調安四兒至建昌城中當是時越嶲衛黑骨夷猓阿弓凹溪咱等最號獷悍先是隆慶末印部長官讚栢物故安沙氏與舍目阿祭通因竊負其印奔巳沙氏故印遂為祭有已祭亦因故而祭子嶺鳳也復依據其印自立於廣洪瓦布寨是時栢子應昇猶沈湎於酒乎諸部夷窺昇中酒乃陰圖之而應昇亦故於是彌弓凹溪咱遂與桐槽王大咱等聚黨三千人數寇盜邊大孤山尤甚殺把總余與國等三十餘人略步卒劉自然等一百三十六人益縱火延

燒軍舍。執諸行人盡瑯璫其頸諸行人畏夷酋如虎。道路不通。是歲萬曆丙戌也。其後安四兒復縱其黨大老虎等百餘人。橫行河西。殺略蕭海毛珠等數十人。而伍咀咱安守亦以是時復聚麻科諸羌。千餘人。入建鹽打冲河。燒絕津梁。奪沙坪堡糗糧數十石而去。而王大咀。亦復與阿弓等寇小相瀘沽。峽漫。高山之間。殺千戶丁應時。兵勇朱朝用等數十人。略指揮使徐孝忠。於是臺使者徐元太。部使者陳瑫。乃以前副觀察使孟學易議。請得發兵往正其罪。於是大將軍李應祥。與偏將軍朱文達。遴之垣。王之翰。滕光國。

分道而出而請副觀察周光鎬參知使李士達同知
陳忠贊畫唐允恭通判丘一奇並經紀其事乃先令
百戶張光啓送奉令旗至軍門期以十二月初六日
出師先是日而後卬越所不如法者斬是日也諸土
酋先以二千人待於河上我兵行至朋土坎可可甸
望見酋勢盛輒舉烏銃百子銃銃聲震天地自日出
至晡時與酋接戰酋銳氣始惰於是我兵縱左右翼
圍諸酋諸酋自度戰不能與漢兵乃數千人潰漢圍
遁走椊木箐我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一
百五十六級生口凡七十五鹵馬四十餘自是之後

備將朱文達攻磨旗山卻敵斬首二十四級復擊太
毛山牛山朋土坎攻巢先登斬首八級攻樟木箐可
可甸先登奪獲生口三人斬首九級卻鬪竿調元擊
大灣先登斬首九級復攻青山嘴梁巴村卻敵斬首
一十三級遊擊邊之垣擊破王大咱以卻敵先登斬
首一十一級奪獲牛豕六十餘燒毀夷房一百餘所
復擊河西先登捕獲生口一人斬首二十三級後攻
熱水寨卻馬賊斬首二級攻伍咀咱先登斬首三級
是時十二月已盡也而伍咀咱窺月正元日有隙乃
逋逝走西溪依安守等二千人馬數百騎公行掇略

先是大將軍懸爵賞募府以勵士卒於是指揮使張輔周等度地形得山等後通道凉山科州乃使張垣提兵守牛站橋以阻諸酋往來垣望見伍咀咱安守志氣揚揚騎馬而來下短兵鏖戰自晡時至旦日日出賊始敗走斬首一十七級獲生口一人奪馬五十七騎於是文達等追亡逐北至阿囉哩大破之獲生口二人斬首一十六級獲馬十五騎復追亡至囉哆箐青白崖大河灣破之斬首六十三級俘獲婦人三口奪馬牛羸五十有七我兵陣亡二人重傷二十三人是時土官瞿紹艮等偵殺賊猶在阿囉哩拖

卜凹郎山木梅魚水諸巢間乃乘勝大搜於是紹良等先後勦斬吽咱諸酋首七十三級俘獲四十五口奪諸酋被虜男婦一十三口陶棐等斬首八十三級俘獲七十三口奪被虜男婦一十一口王巽等捕獲大老虎必他諸酋三十六人俘獲二十七口奪獲被虜四人田中科等斬哪嚓諸酋首二十一級俘一十七口奪被虜二人又斬阿那首三十二級以何臺御史御史以羽檄諭諸酋降降者給白旂示不爲亂民也於是苗坎溪龍諸村夷酋偏將軍徐紹文麻邦瀘沽諸村夷酋偏將軍張世爵以虜三百人皆欵塞請

降。當是時，麻科諸羌方縱火燒紙房堡。平川驛我兵擊破阿七白水諸溝，俘斬甚衆。於是把卜渠番酋惹加栢等亦欵塞，請曰：前日之事，實惡番些伍所為，殊無道。今吾等小人，願戮些伍，唯將軍生埊于紙房堡道旁，誓不復有它腸。遂吏許諾，於是諸羌來降者大率以千餘數。于時主計者及贊畫陳忠請曰：以余所聞，伍些咱及安守，尚依樺木麻柳魚水以為險。樺木麻柳可通西番，虛郎熱水雲南。魚水可通科州烏蒙馬湖會川，縱橫數百里間，若不先據其險，我師難以卒應，今以遊擊乘之　為將軍軍高山堡，以備西番

參將朱文達爲將軍。佴別溝。以備盧郎。都閫守禦。元爲將軍。以備科州。綢羅既忩。旂鼓相望。然後議慶白木。及木拖。盧白木者伍叩咱之女兄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來也。度二酋勢窘急。必奉頭鼠竄於其間。於是以王言爲將軍。備盧白木。用中科爲將軍。備木拖中科既授事。則使使者持節招土舍安文至軍門。風文歸降。文果降。獨安守羣輩數百人。猶慓桀不從。我師度是夜安守必從山後遁走皆華山待守。守至夜半。城頭鼓發雞鳴矣。且日日出。始至。我師矢發如雨。得安守陳光華。郮騰阿什等五十四人。腰斬于陣。

以狗鹵獲馬牛刀劍弓矢亡算於是列別溝諸羌聞
風皆股栗乃帥火頭阿都等欵塞自言前日搶略實
悉番甲鬅佐嫣遮欲兒別紐罵拍卜兒知五人爲渠
率今俱在牖生獻將軍唯將軍加斧鉞吾等請降得
比編戶訳也將軍許諾諸羌結離而至者一千餘人
是後虎耶諸羌降者亦四百餘人於是伍咀咱勢亦
窘困果逃遁橙村小莸溝聲欲走普濟州盧白木畏
將軍法嚴不敢舍匿乃以事告王言言提重兵至橙
村擊破之生獲伍咀咱等三人諸酋盡走祿馬黑龍
諸山我師搜祿馬山斬首四十級俘獲生口一十有

六拔分水嶺。斬首五級，俘獲生口三人。是時武舉尚朝選，以級首虜渡瀘，大風忽從中起，湛溺船，朝選遂水死。而安四兒等猶倔強乎。其後將軍朱文達跡安四兒安四兒已出城郭。我師追殺，斬首三十級，獲生口二人，俘獲十三人。奪焉牛弓矢千箕。我師勇氣益百倍。乘勝逐北，至後山，捕獲安四兒等三人，劒斬之於是。移師桐槽黑骨問諸卬部乎。將軍朱文達，邀之垣戍，禮波樂，破之，斬首十五級，俘獲十五人。又烏甸，破之，斬首十三級，俘獲十七口，奪馬十餘騎。攻黑骨相嶺，斬首六級，獲生口舍咱，奪被虜一口。攻桐槽糯古。

瀾田𡼖老虎寨斬首虜三十八級俘獲八口輕重傷九人奪弓矢刀槍三千箕攻石羅箐斬張保首一級攻阿姑喇嘅寨斬首四十一級俘獲一十三口陣亡二人重輕傷五人復攻禮波樂沈渣後山紅廟截馬箐諸寨斬首六十七級俘獲二十六人是時王大明逃將其雄土官瞿紹良從京山偵之跡且至阿六挑大明戮之取首級以徇將軍曹銓復搜哪普鐵橋斬首四十級獲生口三十人俘獲一百二十五人燒毀寨房一百九十餘所先是黑骨夷阿弓及凹溪明脚味阿窩等公行相嶺相嶺道路不通是時建昌桐欖既

盡破獨存黑骨大將軍率馬步兵會勦乃設伏大孤山待弓弓果以是時至我所從間道犯歷戰如自天而下阿弓敗生獲阿弓等八人斬米粒土老首二級佗皆奔走小臘梅寨我師行捕斬首一十三級俘獲一口復捕南箐生獲書卜等九口斬首七十三級俘獲九十九人燒燬寨房一百六十有餘奪弓矢刀槍馬牛羊亡算是時邛部印久爲嶺鳳起所竊據於是都御史使使者游責緩歹急鳳起倉卒送奉印信唯恐後請大將軍芳寬假其死罪於是指揮使徐都文知渠率雖誅殺賊猶存乃提重兵直走廣洪瓦布

諸寨。捕擢拍鬍子結友舍他。斬之。乜首虜六十四級俘獲二十人。是役也賴 陛下之靈。諸公卿碩畫。請數自丙戌十二月初六。至明年七月二十八日。大率斬首虜凡二千八十六級。奪獲被虜男婦五十有餘羌夷降者三千餘人。鹵獲器械一千九百有餘。馬牛羊豕六百一十有餘。燒燬夷房一千五百餘。所師既班。都御史。御史。以其狀聞。下大司馬。王一鶚問狀。於是以大老必乜等。梟斬建越市。賜大司馬以下爵賞有差。始。建昌桐槽發難時。並僭稱名號。安守以金龍護頂王大咱以銀龍獲頂。安守所佩刀曰五道聯陳

光華所佩刀曰梅花聯。冠蓋擬王侯。今如何哉。

讚曰

牂牁作梗乎。漢所謂西南夷也。慓桀故已甚。今尚如是如是。余又聞瀘水多烟瘴。夏秋不可渡。渡輒能殺人。孔明竟以五月而渡。壯哉。建越幸大捷。自冬徂秋。大將軍之刀鋸日儆。儻方孔明而與者乎。余獨慮羣雖戢口之夷強。令未滅。它日西三邊有患。豈此間耶。然余不敢道也。

臓乃列傳

臓乃者。邛部屬夷也。萬曆初。常僭號稱王。殺略榮丁貎因諸村。沐川長官安氏以其狀 聞。事下大司馬。咨部使者議。以何臓乃復與土夷相仇殺。陰圖建昌。於是部使者孫代上書屬御史中丞曾省吾。得正其罪。而會有九絲之役。議寢。乃建六堡。而以官兵二千二百人戍守之。自是之後。建昌夷伍咀咱。桐槽夷王大咱。黑骨夷阿弓。羣輩謀不軌。至城門傲戒。道路不通。是時徐元太爲都御史。李應祥爲總兵。 上幸賜三弓矢。得專征伐。先後並殄滅。頃失將軍引兵擊臓乃。

先是贊畫司理吳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攏氣掐秧哥之巢東有牛宅卯包威咱之穴而賊乃酋長撒假寨於安興親外兄翁相得甚驩要之依水海以爲險耳余案輿地其間由回龍岡雪山可直走黑窄由鳴龍洞兩河口大河堋可直走凉山又由大河堋可直走賴因龍眼岡凉山又可直走新廠岡圖用武之地也唯是賊乃梟柏日夜與雷坡楊九乍之屬虔劉我人民無算以秦有採木之役常往來烏蒙尚索銀三百八十兩名爲買路它何可勝言哉今誠欲征之計莫若引兵屯兩河口以沐川土舍吳遵制平夷

土舍王光恩王受宗兵三千由何龍岡攻其北非然則由謝家營攻其東非然則由木瓜大涼山攻其東南以余視滅賊乃殺猶射隼耳於是都御史可其議顧恐建越之兵道遠於夾攻不便乃下兵備使鄭東昇問狀是時安興楊九乍已欵塞歸降而賊乃與氣指秋哥西姑擺尚公行兩河口道中略汝匡人李永政張正東等數十人而去而兵備使由此決意大征矣於是以守備使劉繼祖為將軍軍雷洞坪指揮使尹從壽為將軍軍黑乜呂宗冊為將軍軍木瓜都閫使李獻忠為將軍軍雷洞黑乜間然後下令見建昌

而後及越嶲及馬湖所不如令者將軍得以軍法從
事居亡幾何獻忠乃令總旂胡祿引兵屯大赤口與
倮因款塞請降許胡祿下山語語未及卒諸夷倮飄
飛矢射祿祿遂中流矢死已李獻忠劉繼祖尹從謙
亦被執夷倮於是據小羊腸殺我兵丁淑賢等數千
人略我轉輸輜重是歲丁亥也都御史徐元太御史
陳瑶及給諫大夫顧九思並上書案大赤口失律狀
下大司馬王一鶚驗問建昌事未竣而獻忠先以孤
軍深入虎穴則監軍鄭東昇贊畫吳時泰於是乎譏
者四面至矣其後給諫大夫張養蒙復案都御史徐

元太太乃請告乞歸骸骨。上不從。詔大往正其罪。於是分馬湖軍三哨。而以偏將郭成朱文達都闖萬參將之。分中鎮軍爲三哨。而以遊擊周于德守備滕光國將之。分建昌軍爲三哨。而以都閫邊之垣宰調元守備王之翰楊師旦將之。是時監軍則兵備使李士達副觀察使武尚耕周光鎬。紀功則參知使張孫繩。轉餉則參知政周嘉謨。而何倬亦已爲御史大夫矣。先是南給諫大夫徐桓上書言臧乃三面皆夷。而獨以一面與中國通。地里遼闊。山川險箐。而其下又瘴癘盛行。我兵水行則波濤。陸行則崎嶇。轉餉者

幾以數石而致一石。而況所調兵皆土兵。乃以夷攻

夷。竊恐禍生不測。變起倉卒。計莫若檄示賊。乃許生

獻渠率。宅皆一切赦除。咸與自新。　上幸念主計者

業已有端緒。　詔大司馬征賊乃急。大將軍赤白囊

一日至十餘發。於是馬湖哨捕獲生口一百五十四

口。斬阿抑等首一千六十二級。俘獲六百五十二人

奪獲被虜二百六十七口。中鎮哨捕獲生口五人。斬

白祿等首二百一級。俘獲四十七口。奪獲被虜三十

四人。建昌哨捕獲生口三十二人。斬首二百四十一

級。俘獲三十一人。奪獲被虜三十三人。它夷猓皆畏

威歸降夷俗降者必指天日爲誓於是馬路郭成營得降者一千六百三十四人中路周于德營得降者六百有四人歸我田土大率六百七十五里每歲請貢獻馬匹氊蠟皆送奉金錢到邊代 貢而大方伯彭富副觀察使李士達武尚耕亦傳渠魁撒假首阿瓦首至御史所而以生口阿什咱安與西姑擺阿咱安勉等二十六人瑯璫圖土中誒 詔書下然後梟斬馬湖市以徇是役也賴 陛下之靈諸公卿之力請數自丁亥十一月二十三至明年五月二十日大率斬首一千八百六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六口奪

獲被虜男婦三百二十人是時御史中丞徐元太以徐桓議乃上書請嚴核首虜毋令蹈滇南故事於是下御史案驗如例然後　賜元太服俸視二品李應祥遷秩一級金錢幣帛有差李世藁周元鎬武尚耕皆遷秩一級朱文達逯之垣萬世德萬鏊李調元遷秩二級郭成復故職耿定力蔣基等皆　賜金錢有差是後御史何倬請善後十六事陳效請六事事多不載　上幸從其策獨於馬湖建屏山縣尤稱善事也

贊曰

善哉乎御史劉寅請兵憲于建昌也彼乃乘瀘水烟瘴毅懼我邊吏乃得以猖狂于其間乎余聞栽眉至建昌乃司馬相如開越嶲時所鑿靑衣道也嘉靖中兵憲當好禮請通道通道誠可防相嶺艮是艮是至若中鎮西寧水池延袤五六百里可耕牧樵蘇如以為屯且守歲可省邊餉萬萬也信然哉。

土吏馬邦聘馬應龍列傳

馬邦聘石砫土舍也癸巳歲覃氏行宣撫事聘姝不利乃欲謀奪其印因交驩馬斗斛馬斗霖等黨類漸增慓悍日著久之斛乃帥其犬子千乘寄賦於漢藉覃因禁阻之斛與聘由此怨覃入骨髓遂帥黨千餘人皆持鬬器圍覃乘風縱火焚燒公舍及馬岱等屋居八十餘所是時風大火益熾居民皆奔騰走譚延宗等赴火焚死者凡二百人斛乘勝殺子女馬璵英及士民秦邦用等一百八十三人略女弟黎守志等二百餘人鹵金銀什物亾算計欲殄滅覃無遺類而

會羅綱壩土人譚彥德黃正吏譚大本亦效千乘人
漢耤覓殺冉金山等而去。迄何鄭太守以檄招歸而
彥德益肆馮陵乃略桂陽溪秦啓秦加祿等橐中裝
鹵獲男婦王氏等數十人殺秦詔馬邦倍等七十餘
人而是時馬斗霖亦依阻後鄉石界溪以叛乃使王
良臣馬邦洪殺汪明瑞等數人先是漢人郎兆杜爻
龍仁爵爲主謀謀欲設關堡於譚大王父墳墓前以
損風水覃乃以書請於 上大略言臣自從征疊茂
擊破大雪山斬首捕虜凡一十級兩臺不以臣女流
汚穢不足採乃孝而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

此土婦中之特出者也。今奈何邪聘無故而過虐劉

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抑何纍纍然也。臣請北先年

甃金洞舍單碧謀墓事。願以聘等就吏。時甲午冬也。

明年大司馬咨兩臺詔獄斛。乃以千乘詣公庭。請得

執渠魁覃氏以獻。事屬所司議。而會播酉楊應龍發

難。天子方遣左司馬邢玠往正其罪。斗斛恐大兵

先播州而及石砫也。即與應龍結連。乃欲相扇而起。

於是使其子千駟提向永葵兵。殺馬邪賓等百餘人。

鹵男婦二百餘人。已復乘勝擊永寧堡。殺我官兵五

十七人。先是臺御史徐元太議欲征伐。以建昌馬湖

之變而止是時譚希思為臺御史王愼德為御史乃
使使者收捕斛斛竟殺馬一一撻執使者劓耳以示衆
其為鴛鴦類如此居亾何鄭人馬一化敬使馬之一
伏
闕下陳情單乃聞之卽以丁成橋等百餘人捕
伏道左强奪其書弗欲往於是一化復以書 奏一
化者邦聘任也始斗斛及單氏常殺化叔父馬廷祀
燔郎田土邑屋多為所奪化與斗斛固所謂不共戴
天者也

馬應龍黎州土舍也常以爭襲訟於縣官不可得乃
聚四十八寨番夷直擣文武堡還繞大田李村漢源

之間殺略人民及畜產亾算於是大渡河千戶所請
於總戎劉承嗣孝為所告兩臺亟發兵備黎是時譚
希思為臺御史王慎德為御史乃以寧越守備吳文
傑提兵備黎城時甲午嘉平月也明年春果擁衆逼
城下聲言必欲得印而後退於是副使徐桓僉事范
守巳並以赤白囊告黎急臺使者即使指揮李銓以
檄往諭之且日應龍始至大田壩為營然口順而心
逆實慓悍也有頃我兵鷹擊迅疾力應龍則已遂遁
逃去矣使者捕伏覘聲息隱隱還松坪故巢劒及於
轅門之外亾從施也部使者見為應龍逭匿過深恐

伏不可測。乃上書　請加吳文傑秩。俾黎雅。而以指揮使吳男臣備寧越也。

贊曰

余考石硅。自上世以來。　貢獻不乏絕。可謂至順。單氏以婦人女子。提兵破大雪山。此尤有木蘭將軍之風。乃獨與土吏常互爲殺略。何哉。黎雅四面皆羌。應龍一反。唇輒聚四十八寨而起也。兩臺深爲武備計。率有味乎其言也。

土婦奢世統奢世續列傳

奢世統者效忠繼室也先是忠爲永寧宣撫使常受室于安國亨毋祿氏女曰阿節既室名曰世亂生崇禮項亂死妻統統亦祿氏養女也食水腦毋嗣祿氏又有養女曰鋪罵忠亦買爲箕箒妾矣易其名曰世續續生崇周及羅哥食落紅庚辰中崇禮不幸遂霧露死崇周當請冠帶嗣而會前總戎劉顯以世續請矣是時效忠有弟曰沙卜久與世統通因欲贅丘嫂得行永寧事㠯何永寧屬世續統乃怒即與夷目胡遷喬以翁者殷安三及漢目袁初等攻世續破之焚

其公館。略司帑而去。於是世績出居永寧衛。二孤寄
鎮雄。統乃疑續走白沙所。乃挾逼其軍屯。欲出續而
分守使萬一貫。即請於部使者宋仕。適總戎郭成有
赤水之役。乃以指揮使禹嘉績郭天心往。禹績既至
古藺州。古藺州即落紅也。新爲世統所據。以故問沙
卜於統。統乃與沙卜者改議。佯爲召績入寨。遂執績
縛天心。是時郭成及參將馬呈文亦擁兵數千人入
落紅。託言詔獄。旌旂與馬甚都。而沙卜負矢石郊迎
成。成乃欲兵之。沙卜遂反脣相格。竟殺我裨將黃希
忠。王惟鎮。朱來與。應登。語在宋仕疏。自是之後。郭成

亦上書言兩臺劾奏臣誠是統常以金銀四十八萬賄赤水白沙諸衛所及烏撒諸郡並皆申請而亦以千金饋臣臣附同知高文全封府庫臣實惡其人喜行姦乃出不意欲擣其巢散其金錢其後統果以金賂匿於沙卜私室而獨恨未能執統耳請比安國亨安智事以捕吳鶴駕得寢因欲治沙卜 上乃怒郭成妄行瀆擾竟免官於是蜀都御史孫光祐貫陽都御史劉庠大會副觀察使史繼宸僉事使李士達謝詔胡宥議議二土婦并皆賜冠帶食水腦落紅落紅則請以指揮使一人鎮之而以印屬崇周崇周幼以

衣巾稱博士弟子。稍長。然後請嗣沙卜。皆寬假其罪。令退居撒魁如初、上可之。是歲萬曆甲申也。于時以指揮張懷義往。從以識字一人。家丁二人。卒銃鼓吹手二十五人。統及沙卜不從也。懷義不得往。統乃使使者巖世才。送奉白金三千兩。黃金二百兩。錦繡一百純。往水西安國亨乞兵。而世續亦使使者虎卿送奉幼子崇周。往播州楊應龍乞兵。它金銀錦繡物稱是。於是統以沙卜者收引兵一萬人。自麻線堡清水哨。過張旗落。澗落郎諸屯。直走效忠故宅。而會世續伏兵起。疾鬭。殺略相當。我緣邊將使使者譙諒。沙

卜沙卜日我來爲報內里之役世續常執酋長李倫李仁繫獄竟殺死以何水西柯阿個提二十二營兵叻沙卜沙卜遂擊蔡家龍山及清水河洛潤三岔河新集破之多所殺略鞭指揮陳忠道屍因執世續奪其印而去已略謝于用陳明現等五十五戶殺三人鹵男婦謝玉安等二十八人畜産什物以筭而世續亦以阿灼分兒傳廷鑾彭受等擊雞里蜡羊箐杉木河諸寨斬捕彭世華楊九兒先是世續恐雞里難下乃使者紙說其酋長阿烏租阿歌阿體等以爲播兵且至請監門勿閉關久之乃合楊應龍流酋王建業

等萬餘人，縱火燒緬麻李博崖孔水南二墹亭，直擊破姚家垾七十餘寨，殺羅漢耀五百五十六人，鹵男婦李仁等五百三十九人，畜產什物亾算。於是馬呈文以檄招降。曰願降者給免死旗，復令年租稅，然統衆漸有欲歸者矣。時乙酉二月也。二酋婦皆陳兵赤水衛。於是都御史舒應龍使使者楊文煥、段可續曉諭沙卜者改，因移蜀都御史徐元太，並薄責安國亨，楊應龍急令散兵。當是時，兩酋所親信于世統，則楊宗仕、胡遷喬、蘇朝東、嚴世才、陳汝才、羅滿受、何四兒、王紹表、周狗兒、羅富于世續，則余耀、胡嘉勝、何朝鑾，

傳廷鑾分兒重兒會備兵畢節者吏王文炳得其主名以請乃下令兩酋婦一切捕執是日獻所虜男婦一百有九口牛馬四十四頭事 聞下大司馬問狀先是蜀都御史雒遵御史赫瀛令參將馬呈文讓張懷義急乃以土同知王以儉漢經歷朱體乾往風沙卜沙卜不從兩人皆坐法儉免乾罰俸沙卜令統衆言欲以印屬漢吏也體乾竟請 予告去官而會思思尚爲主文矣紿世續惡呈文欲助世統於是崇明上書劾奏呈文陰阻懷義不坐鎮致臣毋世續坐圍城中夷舜失業語在崇周疏是時 詔書問阻撓事

至備會南昌人陳瑫爲御史行部至叙州州案思尚主文狀繫獄而司理任梓乃請數自懷義十二年三月初六至十四年六月盡禀食縣官凡四百有四兩貳錢貳分及使土吏王以儉漢吏黃朝立復諭沙卜沙卜猶用關防如故以爲我曩請以印屬漢吏而以崇周詣統所長養而後懷義得入鎮今果如何哉亾何統使羿子陳海等送奉金錢二百餽義今義無往皆有狀義罪當案治於是都御史徐元太御史何倬屬叅政使周嘉謨僉事使鄭東昇復以屬任梓及叙州同知袁世南瀘州守石元麟坐九棘訊獄以爲沙卜

吝世續。皆輕重罰斤。沒張懷義臧一百五十兩兩土婦冠帶如初而以參將一人鎮撫之異日者崇周視事請罷田撫官。者為今。而參議使李學易以為宜以大義折其姦謀於是復使使者黃朝立逮捕世統世統以沙卜言不出令胡暹喬何四兒等請以印封貯。必不從鎮撫事使者獨逮世續。至普黑摩泥所偕張懷義覆案。以為殺周七兒等實沙卜請以沙卜抵罪。而會沙卜等逭逃不可得乃當世續金一百五十兩黜王以儉衣冠。令行鎮撫事。得立功參將議遂寢印竟屬崇周也。居二三年庚寅。　上有詔。詔部崇周就彼

襲授祖職是歲妻烏蒙女素賒而會有疊茂之役崇周應擊于大雪山得捷其後乙未楊應龍發難周復提兵往沙卜乃乘隙帥播黨蘇朝東李思慶羅富爲先鋒而微使張洪楊炳捕伏於間道鏖周周妹疾力戰斬首捕虜凡二十八級追逐沙卜至河上卜乃死小有子曰白僕即好謂統曰奈何與周猶共戴天乎於是賂世續金六十七萬並匹抵於貴陽巳日夜與胡遷喬楊宗仕輩專以殺周爲計計乃使白春芳以蠱飲周周亦死會賒有身而以續覗宣撫事如初統益妬之察曰撒諸生梁宗遠其人有籌策乃以夷女

阿妥迭奉為妾執箕箒請為主謀而白僕乃告曰世績今老矣以能為也即冒脊改名崇翰崇林崇義而以請於臺御史譚希思林喬相是時軍人夏大賓夏國卿等皆樂為左驗而兩臺乃知其為詐也謂漸不可長屬所司問狀世績因奏於　上曰臣不天效忠即世兩妾不相能子少民疑臣以老寡婦居其間始為沙卜所傾今白僕再世而再危我也請以白春芳等就吏贖兒死事方下大司馬石星議而君子曰崇周殺沙卜白僕試崇周天道於是乎好還矣

贊曰

春秋傳不云乎並后匹嫡亂之本也始效忠初時以橐中裝遺統以公館居續毋乃續有丈夫子乎續如不借黨播茜則沙卜安奈大義哉名不正則言不順余獨謂續與統並名忠非是嘉耦曰妃怨耦曰仇然則續與統豈不忠仇乎哉故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皆非虛語也

叛兵范大龍列傳

范大龍，東粵人。嘗從征九絲平。臺御史曾省吾請增建武營兵四千人，而以總戎一人、守備一人、備兵使一人臨之。頃以臺御史張士佩議，罷備兵使。於是三軍亦驕悍，白晝大都之中，奪人金錢酒食，甚至掠人子女，不可繩以軍法。久之，總戎沈思孝到官，會中軍傳朝政微告以戍卒舒勝海、田牯牛、謝時賓等十五人扞文罔法。賞治。孝郎使使者逮捕鞫問，因榜笞之，枷楔營中。已，廉把總范國興以下卑庾最較著者，盡罷斥，凡七十人，而屬王賓等補之。王賓等，孝所

携以從軍者也。而國與郎與浥大龍羅春等謀曰。奈何罷斥我衆。而以私從者乎。乃令春等各持戎兵夜半直走公館。殺總戎賴左右救。僅被傷得不死。於是索公子沈弘猷不可得。乃執蒼頭沈福翎斬之。因縱火焚燒公署。及 勑書令牌。乃略其橐中裝而去。時甲申除夕也。而左右者猶不得主名。旦日營官周尺。及守備李繼先。告於分守使王鳳竹。兵備使周嘉謨。因上變臺使者。維遵部使者赫瀛。是日守巡使並馳營中。乃使指揮劉繼祖。千戶孔憲卿。送奉旂牌到營。因曉譬諸軍。令其縛渠魁以獻。而是時諸軍先已畢

屯演武場矣。初思孝至時。臺使者常戒以優恤軍士。又著爲令。令月給軍餉。以初五日爲期會。及建武發難。諸軍稱思孝科斂餽遺不容口。臺使者益譏讓思孝甚。因劾奏其事。 上有詔。亦言總兵不行撫恤軍士。科害激變。下兩臺逮問。項部使者亦以奏至。 詔栦機處置。是時 上幸念建武事不置。臺使者復以書敬紓 宸念。詔上緊處置停當具奏。其後給諫劉尚志請論如法。 上從大司馬張學顏議。幸有 詔。寬假脅從者罪。以爲首亂者不過數人。令兩臺察正名逮治。而部使者微意大都以曩時黃中何勉事爲

覆轍有如一日不可知諸軍久合都蠻而起我疆吏過督彼彼不南走雲貴則東走荊楚殊未可量也於是以參將馬呈文提二千人為軍軍建武以守備邊之垣提五百人為一軍軍嘉定皆阻絕奔逸道然後守巡使使都護周于德指揮樊啟元布告 詔書待脅從者以不死死諸軍皆自言有死罪不可赦今及此死而復生叩頭請曰嚮者之事實發自夜不收一營營中范國與為主謀也是時窺左足而應與者范大龍及宜賓人李德慶符人羅春楚人蕭榮張會吳人王宗元馬湖人王相永寧人楊伏才巫山人王明珙

人良才。山東人王龍如是而止。於是一軍並鼓譟圍
營。斬范大龍首一級。捕獲李德等生口十人。檻車傳
軍門。而國興乃頓足歎曰。嗟乎已矣。勢及我矣。不可
爲矣。阿國興與其死刀鋸。孰若自死。乃舉火焚營室。
竟自縊而死。死矣。是日兩臺大會方伯魏體明。朱孟
震。觀察使趙慮。副觀察使史繼宸。僉事使謝紹。都護
蘇民望。僉書程世文。鞫獄。即梟斬李德等建武市。傳
首縣國門。以徇三軍。於是部使者以捷　聞。賜稚遵
金五十兩。表裏二之。遷王鳳竹秩一級。與周嘉謨。皆
金十五兩。馬呈文金五兩。罷李繼先。而以遊擊秩加

周于德視事。貶劉繼祖俸一級。乃申之曰。近來軍士。驕悍成風。各該管軍。貪肆苛刻不拘束。以致招怨啓釁。今後總兵等官。還加意選擇。毋得濫用匪人。總戎聞而皆懼可知矣。自此之後。部使者乃議善後疏。故事。下川南分守使一人。分巡使一人。兵備使一人。隆慶中。臺御史嚴清。請以叙瀘兵備爲兵巡使。居瀘州萬曆以來。始增建武兵備。頃議罷。而屬備兵使往來瀘州。建武之間。皆半載。相去五百里而遠乎。今計莫若復建武兵備使。罷守備。是時營兵皆遣戍關堡。而加以流離物故。多不至三千人。統於一總戎。　詔可

之於是建武皆練士著不得以四方郡國人撮㨿說立營中也

讚曰

語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今建武僅僇及十人毋乃新造之區用輕典乎余聞其下延袤數百里蠻夷錯雜而復募四方人爲兵何哉厥後國典作難而從者四面果皆四方人也悲夫晁錯徙民塞下蓋亦欲土著意也

叛民瞿旦列傳

瞿旦巴人也蜀故多高山峻嶺自上世以來惟指坵堺以輸賦縣官壬午　詔郡國皆度田蜀始卯有度田法矣　國初巴縣之地分八鄉從梓童以至寶輪可三十四里爲上四鄉自清溪以至龍門可四十六里爲下四鄉上四鄉山凡五田凡三千四百五十九頃賦凡三萬七千三十石下四鄉山凡一十九田凡二千一百七十四頃賦凡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七石厥土不如上鄉之沃壤也其後張令履畝度上鄉必損賦乃獨加法下四鄉以下四鄉增賦必生弊孔於

是下鄉皆鼓衆每百步寧增人七步或十餘步唯恐
明府一日行覷阡陌有如呼某履某坵毫釐不及格
勢且繩以文法奈何微尺寸之利不可知而先寧以
身試法乎縣令終不信毋奘上鄉每千步乃虛增三
步下鄉每千步虛增百步也由此計畝而賦上鄉粲
三升八合損至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下鄉粲賦三升
五合增至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七石有奇久之縣令
轉遷而會 上有詔 詔御史督察丈田奸弊是時
部使者赫瀛方行部重慶而巴縣人傅宜詹朝議等
三百人請曰何至厥賦不均而乃使吾等小人貢子

𠞰産以輸縣官。猶不足乎。此皆瞿旦爲佐史給事縣庭中。左縣令所爲。旦故上鄉人也。曩時嘗訟於縣官。爲佐史毛翼凌。曾宗陽所沉溺。願臺哀憐我。爲我畫便計。所悲號於臺使者。雖遵亦如之。於是以其事屬郭通府。程司理問狀。匹何巴令秦嵩。亦以爲等則未均。民誠不便。而況上下鄉皆增步。大率上鄉。則有虛田一十六頃六十畝。下鄉。則有虛田一千一百二十八頃三十七畝。今一切開除。而以三則定賦。便。是時瞿旦瞿耀文。皆久免吏爲民矣。乃聚數百人。各執紙旗。大書激變。並至府門鼓噪。極言丈量已定不可變。

願如初便不然者吾等以數十百人直走　闕下擊登聞鼓矣乃益爲大言辱委官令勿往已大會上四鄉人於南橋寺用棹爲臺凡三層且與耀文陳尚冉鷄等一十二人坐臺上令其下斂金數百爲治裝貲是時墊江亦當清丈而縣令張本豫乃使伍長彭貫宗汪朝江往入座新廟間而豪舉許天寵瞿恪等聚黨三百餘人輒鳴金鼓立寨阻撓使者使者每一至寨必榜笞之貫宗皆不敢入寨餘是部使者劾參川東兵巡使漆彬以彬駐郡城日久乃不以百姓偏累之故來告也　詔免漆彬官閑住瞿旦許天寵等於

是乎有死罪矣。

讚曰

天竺記曰耕王地者輸地利。瞿曰乃欲推糧萬餘石入他鄉法所謂飛洒。誰其甘之哉。許天寵等。榜笞公使阻撓清丈。此尤不道。乃致動一兵巡使。而竟自罹於文網也。嗟乎。謂法自斃。豈曰等謂耶。

叛民瞿曰列傳終

播酋楊應龍傳上

楊應龍。其先歷唐至宋元。前後凡十九人。爲潘臣端爲武略將軍。兄廣爲太師中書令。貴遷爲德州刺史。震廣爲都巡檢使。文廣爲武節大夫。惟聰爲修武郎。迨爲武經郎。軫爲秉義郎。軾爲成忠郎。粲爲武翼大夫。价爲雄威軍都統。文爲團練使。邦憲爲都指揮使。漢英爲上將軍。如祖爲安撫使。如貞爲宣撫使。忠彥爲都指揮使。元鼎爲都指揮使。鏗爲招討使。端故太原人也。後唐莊宗時。仕會稽爲望族。從京兆。居焉。唐乾符三年。南詔叛。陷播州。詔募上八郡良家子。端得與募。

遂決策挐馬兎走合江直入白錦結吏將黄三豪族爲腹心伺釁入寇端出奇兵擊破之授武畧將軍遂有其地居無何唐祚移于後梁端爲憂憤疽發背死子孜南嗣常慨然有澄清之志當是時羅闔反欲與南詔合謀入塞孜南有子曰部射即提兵深入闔殊疾力戰死其子二十八公伏屍而哭極哀闔執之以歸賴蒙阿求蠻黑長救得竊載與歸二八公冀子寶嗣寶自以能不及弟實讓之是時宋太祖初即位實即欲使使者入貢會楊及新反實引兵夜薄賊營鏖戰中流矢道死說者以爲於實有光實冀子昭嗣昭有弟曰

先曰蟻各擁兵稱强先阻白錫東號下州蟻阻白錫南號楊州亡何蟻稱南衙將軍誘閩合攻先是時謝都統好謂昭貴遷曰爾之先兄弟相讓何至嘗爾世召仇讐而賊同氣討之可乎遷曰唯即與謝都統引兵屯高逞山要其歸擊破之閩人赴水死者以萬數蟻亡入閩紿昭無子會貴遷親莫州防禦使延朗子持符使廣西幸與昭通譜遂以貴遷嗣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苗裔也是時儂智高反貴遷倣漢攻南粤故事遹請纓欲自效於是入屯兵南川逢霧露止舍而季父先巳陰使南川鉅族趙隆要而殺之矣遷

官至德州刺史。生三子。長曰光震。次曰光榮。又次曰光明。震威名獨著。瀘南夷羅乞弟反。使使者乞師。震提兵往。時閩黨宗太郎與乞弟通。邀其歸道。震爲郤敵。大戰七日。雌雄不決。震使使者齎羽檄從間道趨謝都統兵至武婆山。會兵。二酋縱騎橫衝。望見我軍。如自天而下。皆股戰而栗。逗遛反踵走。我軍鼓行而前。而以勁弩射。多應弦而斃者。我師並銜鋒斬級。二酋盡逃遯。大敗走。不能爲瀘患。於是以震爲沿邊都巡檢使。震生五子。男長文廣。次文貞。次文錫。次文貴。次文宣。廣字敬德。少孤。仲父光榮潛謀弗軌。不得。奔

高州。討欲藉蠻兵以圖危之廣爲人智而習于計。廼齎使者書幣迎歸事之如初光榮復欲陰鴆廣廣群爲不知。愈愛敬之亡何黃標儀盜發光震慕廣捕斬之事連其弟理郭理郭奔高州蠻謀爲反會老蠻岩猺穆族亦入寇文廣命謝都統討平之斬理郭僇穆猺以狗塞上初西平徑視諸蠻尤桀黠廣出兵直探虎穴生獲之尋簿責而釋焉廣春秋三十六甍生惟聰惟吉。惟信聰七歲而孤育于舅氏謝石近近以主少衆貳請光榮視堡事久之。聰稍長榮復不忍妬忌之性廼以鴆陰置魚腹中。事覺弗食榮復爲聰逆婦

高州給與俱行至中道殺之又覺弗果榮迺會彛曰此土終不可得孰若以一州三縣千七百里地往獻于朝乎於是詣闕請以輿圖進詔即其地建白錦堡嘉光榮爲禮賓使榮既還度聰必郊迎迺使使者先往賀潛置毒于中隷人誤進光榮斃之旋斃榮弟光明怒髮上指冠迺夜以兵刼之聰出戰光明大敗即奔蜀上飛文于部使者李獻曰惟聰謀不軌於是獻定爰書謂聰矯發南平諸寨兵入播惟聰辭不服大徵兵拒戰事聞詔奪獻官進聰修武郎左班殿直賜金帶錦袍以慰藉之光明因亡入閩旋死居無何

惟吉復作亂，殺聰二子，眾怒，共誅之。聰復生二子，長選，次逡。選始立，會徽欽蒙塵，高宗南渡，迺慨然有恢復志，務農訓兵，以待徵調。選爲人嗜書而下士，推擇知名士爲塾師，以課子。聞四方賢士，輒不惜金幣以迎，歲常以千百數。頃之，益士房禹卿來市馬，爲夷酋所捕獲，選購而客焉，爲之給衣食者數載。會歲大比，選厚餽遺遣還，竟成進士。選亦進武經郎，生十有三子，而惟軫、軾最賢。軫長不滿七尺，狀貌魁偉，美鬚髯，居恒尤好山水，常築堡穆家川，是爲湘江。巳又築室於萬泉，畜虎至馴服，歲時駕以出入，遊人往往心異

之軫初無子而以軾纂嗣晩廼生三子長勳次居次
鼎然竟不易初議而以秉義郎政授軾軾尤篤天倫
乎初先據下州凡七傳至煥世治兵相攻軾使戲下
士猶泳往說之曰骨肉相殘夷狄之俗也上下揚其
初由一人而分干戈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以復
兄弟之好煥頓額受命遂盟而還軾猶留意藝文蜀
士無賢不肖人人以爲親已於是請受廛宇下者結
轍于道軾後先爲之結廬授田由此蠻荒子弟多屈
首受書以攻文藝矣饗既當官營事尤龔貧窶而篤
忠貞歲時頗好習書少小常讀大學廢卷嘆曰此非

人生一行程曆乎必躬行之至乃可爾及長好鼓琴
投壺以自娛父之作家訓十章以訓子孫一曰盡臣
節二曰隆孝道三曰守箕裘四曰保疆土五曰從儉
約六曰辨賢佞七曰務平恕八曰公好惡九曰去奢
華十曰謹刑罰居亡何母弟輝有寵于父幾奪其位
贇亦欲以位讓之因猶豫不言得不廢會贇亦鈔界
上粲曰柰何違先人息壤乎即舉兵誅之歸煥所略
地賦于珍州是歲開禧三年也蜀帥吳曦反粲引兵
赦之會曦誅報罷已進獻馬三百黃白金鉅萬且請
因曦誅大舉北伐以雪先耻上優詔答焉已又輸馬

三百于蜀帥。事聞。上褒嘉之。粲愈自攄忠以報社稷。是時南平夷穆永忠阻山據公田。粲舉兵誅斬之。傳首塞上。又之南平蠻酋長偉桂殺父自立。粲聲罪致討。敗其師于滇池。斬首捕虜數千級。獲牛羊鎧仗以千數。自是之後。粲乃有志于修文。建黌宮。興儒林。儼然與中土文物同。說者以爲自設土吏以來。未有文武兼資忠孝兩全如茲盛也。粲以武翼大夫卒於官。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長价。次佐。次佑。价英偉沈毅。有父風。尤好學。善屬文。卒。偍是科貢未及于播。价

以爲先人養士之謂何及謂于上得歲貢士三人綸悵可知价天性允孝友常以郡政畀其子文得顯志以養母及天下有變价輙桴鼓先登不憚矢石端平中北兵犯蜀圍青野原价請于制置使趙彥吶帥家兵五千人屯蜀口得解兒事聞詔授雄威軍復白錫堡爲播州已提兵伐婁峽斬將搴旗已又提兵屯江南北兵不敢犯西蜀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一日大飯諸比丘趺坐誦佛經數語而終上有詔悲悼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是時北兵又窺江詔起文視事

文上書進三計語多不載後竟狥其計從裨將俞興西征破之遷左衛大將軍從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大破之從總管田萬屯萬山必勝堡卻敵北兵大賜爵右武大夫從宣撫使李曾伯伐兵大小凡九戰破之賜爵左武大夫從節度使呂文德諭北兵大酋長勿光率衆來降賜爵親衛大夫又以解漁城圍剪烏江寇賜爵忠州團練使從裨將劉雄飛戰縣壺破之賜爵忠亮大夫已又進播川伯食邑七百戶又進御前雄威軍歲賜鹽帛著爲令文以咸淳元年卒贈金州觀察使生邦憲倜儻有大節好讀史善騎射始冠

授成忠郎雄威軍副都統會閩寇入邊憲出兵擊破之斬首千級捕獲坐口羅汝歸賜爵武節大夫已閩寇又入下邑憲引兵生獲酋長阿鮮拜利州觀察使遷左金吾衛上將軍至元十二年元世祖使使者詔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哭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之地降十五年朝正月詔襲守如故拜龍虎衛上將軍是時播下邑貴平猺近荆荆之戍將欲奪之邦憲發其姦請歸復貴平十八年轉遷宣慰使十九年閩復叛邦憲轉餉給諸奔擊破之憲亦旋薨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

公諡惠敏生子漢英字熙載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母貞順夫人田氏繼迓朝正月世祖摩其頂熟視良久論宰臣曰是兒真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賽因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賜金繒弓矢鞍勒遣歸二十四年族黨搆亂殺貞順夫人漢英哀絰入奏上詔捕賊至荏盃州戮之以徇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旁郡邑拒命漢英獨括戶口租稅籍進世祖大悅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十八年拜漢英軍民宣撫使已又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即位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二年詔漢英世守其土三[illegible]南蠻宋[illegible][illegible]亂

楚議用兵漢英言宜招諭之不從兵出無功竟以漢英議始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播漢英轉饟不乏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反漢英從楚蜀兵擊破之縛蛇節斬隆濟進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弧矢延祐四年黃平南蠻蠹犇與新部黎曾叛漢英宣撫之二賊悉歸降賜推誠秉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忠宣英無子以弟子宣撫使加貞嗣加貞死子都指揮使忠彥嗣忠彥死子都指揮使元甽嗣元甽死子招討使鏗嗣始漢英喜詩文及濂洛諸書南北士負笈遊者戶外之屨常

瀟。所著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獨情其書世不傳。而宋學士濂爲之作傳。此事竟雜于武功內。何哉。又言妻田亦善詩。繇此觀之。楊氏之先。非獨以干戈顯也。

播酋楊應龍列傳中

明興西南土吏以什數而宣慰使楊鏗最大鏗始祖端所奪故南詔地南詔之夷以什數而異牟尋最大世當時韋皐爲節度使而後請入朝延引至宋爲大理至元爲白錦堡未幾旋復爲播州則其倔强可知我 高皇帝即位五年鏗入 朝貢方物納元所授金牌及銀印 詔賜綺幣衣物有差二十年被徵入朝貢馬十匹 上諭以守土保身之意二十三年遣子來 朝請入太學二十八年賞有功將卒士凡二萬五千二百六十一人鈔一十二萬三千四百四十

二貫自是之後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一入覲朝殊無
定期然其人可屈指數也在永樂洪熙時則有若楊
昇在宣德時則有若楊欽在正統時則有若楊炯楊
綱在景泰天順時則有若楊輝在成化時則有若楊
愛在弘治時則有若楊斌在嘉靖時則有若楊相在
隆慶時則有若楊烈世篤忠順大都盡此矣洎成化
初播州人何清張琛等伏　闕下奏鏗不法狀乃遣
少司馬何喬新往訊清等坐所　奏無驗大不敬伏
辜傳至大王父斌固已忠勇著矣普安香爐山之捷
幸　賜蟒衣玉帶斌卒子烈嗣隆慶六年烈死子應

龍詡頂之進大木四十本賜鎮國將軍而詔尤精於兵乎。今上即位以來往往以兵積功勞從征剿麻諸番先登多所斬獲。賜紵絲獅子衣一襲金十兩從征九絲賊乃郤敵斬首擒虜亡算賜金二十兩從征楊柳澥郤敵先登斬首數十級。賜[illegible]仙[illegible]帶龍既後先受　上賞意氣甚揚揚。然自得而又[illegible]弱兵單弱遂起雄心於是往洪江洪江先是費墓所處也廼修起祠堂置守家戶。已而僭飾龍鳳又用繡女閹人推擇皎好美女子田雖鳳為妾誣正室張姦淫殺殺之是歲萬曆十五年也居三年何恩宋世臣等謝

衆上兩臺飛文告龍反。都御史葉夢熊疏　奏總督
李化龍明而習于計。紿言龍實無反以開自新之路。
說者以爲有孔明七縱七擒之風於是遂應龍詣重
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而以二萬金請贖御史張鶴鳴
方劾問會關白發難久大將軍以羽檄徵天下兵應
龍願待罪得東征都御史艾穆以聞　詔可行間聞
關白已就僇。又　詔龍逮至癸巳王繼光爲都御史
召應龍屬重慶王太守思南陸太守大會婺川鞫獄
應龍竟負阻旂山而乃使其大子朝棟就吏大略以
爲彭廷祿方聚黨數百人捕伏道左討欲狙擊阿父

阿父故弗至於是陸太守會舞抵几曰。走何物么麼。敢鴛鶩如是。卽携何恩等還。當時諸公卿廷議。御史傳霈則言九絲臓乃諸功勞。又言松潘之役。應龍嘗提兵六千六百人以應都御史李尚忠召。不宜議勦。而給諫張棟則言兩省異同。不得偏執意見。陳尚象則言遠方夷情。不宜輕稱有勦。吳應明則言應龍逮繫重慶者幾一年。此不過一獄吏縛之足矣。柰何今日議調。明日議勦。而徒使彼首鼠兩端。遂至滋蔓難圖乎。事皆下大司馬問狀。而大司馬議以爲使應龍畏勦而不敢抗勘問之法者。寔貴陽有以震懾之。使

播衆朋勘。而各釋疑懼之心者。寔巴蜀有以安定之
言若相左。而事實相成。請使所司馳畧上詔獄。上
從之。居有頃。葉夢熊復。上書請遣科臣會訊。而化
龍亦請 予告。於是大司馬及御史大夫覆 奏。
謂化龍仍視事。皆從長計議。毋得推諉。當是時。夢熊
竟決策請讞其罪。 上有詔。詔撫按官便宜會治正
法。 朝廷爲民除害。罪止一人。有脅從自歸者。咸與
更始。不許貪功妄殺。明年春。都御史王繼光乘傳馳
重慶。與總戎劉承嗣議。議分爲三軍。而以遊擊王之
翰爲一軍。軍一萬一千四百人。由武隆黃平湄潭而

入以副總戎曹希彬爲一軍軍九千人由永平緝麻而入以叅將郭成爲一軍軍五千五百九十人由綦江安穩松坎而入當是時協贊則馬湖同知秦應鸞汪京重慶通判趙世德監軍則副使楊佩訓朱熙洽胡應辰盧一璘叅議徐桓董樾紀功則叅議顧雲程楊信期月正上元後十道竝出是日郭成及遊擊丁光宇既行至石虎關止壁而苗長羅𢈔等三千人衝鋒殺我士兵二人我上兵殊力疾戰斬首捕虜十二級奪獲騎馬及衣甲器械亡筭而是時婁山關亦聚苗九百餘人遲我軍而會管應鍾郭添倖等兵四面

而至。斬關奪門。諸苗皆逐逃。我兵止壁白石口爲五大營。令穆燻以旗志招撫降。於是郭成軍馬鞍巖。而使雷添貴提楊總兵備石虎關。以通餉道。使成惠提狐煋兵七百餘人。使丁光宇提仁懷赤水袁黎兵二百三十人。備南溪口。趙平崖里鄉臺。以阻絕間道。而應龍之衆。固已無餘。而馬騎亦至千百數矣。乃縱其衆楊珠。楊明。何廷玉等繞營。營中銳氣不衰。皆擊刀斗自衛。非婁山關。曰石口。距播可八十里。法所謂以主待客。以逸待勞。我師終弗可當也。而土兵王昳張元照等。相與謀曰。寧不避石矢。潰圍而戰。我何至坐

而自斃。逦使播酋翩翩大得志而去乎。出挑戰。播酋益乘勝。萬弩俱發。矢下如雨。竟剿斬王琠張元器而去。乃復使馬步苗兵圍我師。而王都護帥鄉勇丁正國。管應鍾等力戰至晡。矢石俱盡。於是郭添倖家丁三十人。黃金甫家丁五十六人。衝圍走。竟莫知所終。而添倖亦被七創。賴萬金良藥。得弗死。而士卒死者。則已盈野矣。是時貴陽臺御史林喬相。亦帥勇敢士轉戰。斬首捕虜凡四十三級。安撫播男婦數千人。已奪據烏江關。大會川兵。川兵已罷。遂班師。而臺御史王繼光適轉遷。譚希思未到官管事。乃屬御史吳禮

嘉勍　奏郭成丁光宇等失律。法當治。先是何恩等七姓訟龍無故殺叔父楊煦。妾金蓮及借征罔上阻絕驛路。賄賂公行。諸羣戾至是龍上書請死罪。淹淹臥病囹中。子幼民疑。上下蠱惑。御史蕭如松。疏可驗。纍臣何取如是而扞　陛下文罔也。乃條　奏其兇書詞多非載。　上謂朝廷原無必誅之意。大兵一至只合自縛軍門。哀求免死。今御史所報。與本酋奏辨順逆懸殊。令大司馬嚴查具　奏。毋專姑息。而郭成丁光宇。皆華任待罪行間。罰俸凡一年。其後　詔蜀以三萬金佐貴陽。必欲兩省同心僇力。得罪人乃已。

於是貴陽御史薛繼茂上書。大略言兵難遥度。且
蜀之至貴也。往返在兩月之外。而況貴陽貧有如
時久。三萬金錢盡於一旦。蜀何以相恤。請罷貴陽兵。
於㸑使。自是之後。臺御史林喬相。使指揮傀能。經歷
關大統。趨龍自就吏。釋繫民。毋煩大將軍旗鼓再麾
也。是時兩省已班師。而總戎劉承嗣亦罹霜露之恙。
請 賜骸骨以歸。給諫吳文梓方論 奏。而龍遯[illegible]
慓悍亡忌乎。乃于海龍囤下。題其聯曰。養馬城中。百
萬雄兵擎日月。海龍囤上。半朝天子鎮乾坤。而又扁
其門曰。半朝天子。於是立朝棟為後主。而使民稱已

爲千歲。太學朱嘉棟。諸生唐顯緒。佐史張採等。冊爲
莊主。專招致亡命。是時應龍則已二十一萬七千有餘矣。
乃以高忠元爲僞侍。惟楊兆龍從龍等爲虎兵。是日
卽帥任朝茂安阿留傅丹李仁質等走湄潭永靖白
崖寨。已。走三渡關。出荆條至鵝公壩。黃土墳。已。走淸
風水土崖。已。走雍水黃平司。已。走白泥草塘麻地坪。
所至略人產甚。至焚燒人屋居。所不如意。輒殺僇人。
人之流離物故者。以千萬數。已。止壁湄潭馬腦靑蛇
囤。乃使酋長羅把事。王老虎。提苗兵千餘人。馬百餘
騎。旁偏山老君關而營。輒鳴金鼓。張旂志。銃砲如雷。

而我紅兵亦披盔甲。與萬縣之衆。平茶之師。並稱慓悍。龍因告監門曰。爲我致聲河上將軍。趨散兵不然吾以數千百騎渡河。請得以頸血濺而矣。於是余慶土吏毛守爵。雍水土吏猶鶴。草塘土吏宋世忠。黃平土吏羅承恩。白泥土吏楊以誠。並以其狀請命於臺御史臺御史屬參議使王制。通判趙世德。司理譚汝誠。守備蒲之良。案驗。具如所請。林都御史曰奈何事關兩省。而使蕞爾一土酋。乃虔劉我五司乎。故事播州及五司。輸豐濟庫。平越諸衛米七千三百三十餘石。而草塘白泥雍水歲輸平越驛騎凡二千餘金。而

黃平尤應接興隆諸過賔歲率以爲常今一旦賦役之不供驛騎之不具則我鎮撫之謂何廼與蜀臺御史譚希思議先 上書請 賜獨斷以亟除禍本而希思亦 奏欲合力以圖安戢大略稱引先臺御史王體伏之請勦王繼光之會勦以爲說於是 上乃詔兩省撫按會兵多方設法僉治 朝廷之意惟在禁暴安民殲除首惡以靖地方彼中事宜亦聽相機處治不必遥制而繼茂堅守初說乃行部安平道而所委官馬宗譚汝誠唐元亦有臺御史命觀兵餉茂竟遣從臺御史而參政使王恩民必欲從御史御史

乃皆趨之從軍也。是時貴寧參議使董檝。招撫播男
婦二萬餘人。臺御史悉以三百金佐撫民。茂所費亦
如之。意雅欲以權歸臺御史也。於是上書請專歸臺
御史茂常建議。議欲令應龍收捕諸拒敵者得除罪
免官。而以子男朝棟爲士舍視事。至是請比安國亨
獻王實等十四人。嘗以金錢五萬二千四百三十兩。
論贖也。而給諫楊東明乃折衷於兩省之疏請特遣
大臣爲制置使。然後播事可定。頃廷推右司馬邢玠
御史右丞陳渠詔以邢玠爲左司馬往玠郎與大司
馬周世選議八事以識語在　奏疏。是時車駕郎張

國璽主事劉一相。其人有籌策可問。玠因請爲贊畫
時乙未正月也。應龍方使徐宗達。携四百金及酒器
首飾入燕。爲何恩所執。於是蜀御史王愼德。 上書
言事。因稱贊畫可罷。大司馬見贊畫已在行間。請以
張國璽轉備兵使。得視蜀事。而執金吾千戶劉承禧。
太學博士楊景淳。亦皆 上書陳兵。語多弗載。炌既
乘傳到官。察見永寧酉陽。及近日馬斗斛。皆與龍通
姻婣。而黃平白泥金慶草塘諸司。仁懷赤水諸民。父
爲仇讐。制置使乃先以計剪其羽翼。然後以檄曉譬
應龍。大畧稱引寧夏哱劉。遼東王杲。大同俺答。宣府

史三官事。覆檄在前。柰何不鑒。龍來。我請比宣大事。待而以不死。不然。　國家懸五萬金。不惜都指揮爵。得世襲。購而頭。檄到。而蚤自善爲計。吾必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唯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闖匿於其間者。又幸龍反。而欲因以爲利。縣道文移。往往輒從中沮也。左司馬復使使者。詰龍所問狀。而往來者。亦言龍久不肯就吏。實恐我以一日出巢。則貴陽必乘隙而入。有如奏民復從中道起。是屬尚有可信者乎。以故龍不出。左司馬即以檄撤綦江烏江兵。已禁諭奏民勿擾。示應龍毋疑懼。是時播州一帶。荷挿帥

雲制置使趙以計擾其耕而龍亦漸有悔心矣而會水西宣慰使安疆臣以父國亨指節舍至兵部請贈而大司馬石星示疆臣手札令執之趙應龍出就吏我必請寬假龍罪弗深治如言先是疆臣患疸毋鳳氏常提兵萬餘人備除隘一十五所兩臺及制置使常旌其忠勤獨御史吳禮嘉以國亨與龍世好疆臣乃益自奮厲即奉札至播應龍如闕而喜可知矣低徊者久之復疑疆臣乃以死請龍曰若必欲我出就吏我請以揷血要盟於先王大父可乎龍拜疆臣亦拜應龍裕洒然變色少答對曰賴君之力得保首領

敢不唯命。是從會播州驛報王太守至。龍即欲馳傳舍上謁。廼先至水西與疆臣毋鳳氏謀。謀欲出矣。應龍爲人。內深多反覆。雖則欲稱兵圖大舉。稍緩。輙能和柔以詐人。要以强悍不遜。其天性也。是日即以書上制置使曰。幸哀憐。繫臣乃不以爨鼓。令縛渠魁。龍第從檻車膠致軍門。唯將軍輕重布之。顧有後言。嘗朝棟往重慶時。七姓常䖍而欲殺之。賴孫廷富救得免竟略其八十金而去。已。綦江令蒲林馳播而奏民何邦卿。何汝仁等。度龍必趨而前。乃聚黨數千百人。捕服松坎西山頂。鼓噪以疑懼龍。亡何指揮使李光

祚及馬湖同知汪京檄至龍乃使族人楊茂龍夷人老宰等往重慶迎謁行未至播州驛老宰何遷等一十七人皆被僇已廼傳首以爲功龍掀甘心于筭法死無悔獨恐坐是死耳有如將軍辱一介之使儼然臨播而問之龍所願也不敢以請已而使者出嶽戍兵散奏民檄示龍龍廼焚香叩頭稱謝如天之福舉族喜若狂於是使張維新周學文及其叔楊承用馳重慶龍實畏貴陽不敢遠去播廼請使者至婁山崖或綦江願爲龍畫便計制置使因與臺御史評希恩議即使重慶守王士琦詣綦江趣龍赴安穩綦驗

甚明。然後携至綦江對簿。琦廼屬綦江令。及經歷楊維武李應春遊擊吳文傑宣諭龍。龍聞。乃使其弟兆龍。舍把楊兆麟田良玉等百餘人至安穩。治郵傳設儲待。郊迎漢官。既至。鼓吹樂作。叩頭致餔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親至安穩。安穩故多奏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睨松坎。使阿龍得吐肝膽披腹心。因從車騎馳綦江。使君幸爲阿龍告太守。綦江令具知所言。太守曰。松坎亦奏所　奏勘地也。卽以五月之八日往松坎。應龍果衿甲面縛。降伏於道左。哭涕。請死罪。太守問何以不至安穩。應龍蹶

起其言曩時九種十三姓夷獠。皆以龍之故。出彭水重慶對簿府庭中。其後七姓公行殺略。多無生還者。縱夷獠無言。龍獨不媿於心乎。秦民方聚安穩。龍何忍復出。以冒觸其鋒哉。太守曰。何至是。必欲往重慶而後府可爲汝論決斯事。應龍膝行至前席。叩頭頭至地。流血。因哭泣請比安國亨。國亨曩亦懼死不出界上。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其下廣大。龍請擇大木十圍以上。治公館。天使坐上座。列贊畫司府左右。於筴便。有如天使尊嚴。則請以贊畫偕司道往。應龍因得熟罪人。及所罰金具獻庭中。何憚而龍不久就

此是時卿大夫胡宗仁博士弟子尚好謙等。並謁太守願如龍請。太守見爲綦江去播州可七站。去巢則數百里而遠矣。廼移監軍使因請於臺御史及制置使皆以爲可。於是臺御史乃以書奏期六月詔獄而會天雨連旬。龍乃使使者。寬假其期會制置使乃大怒卽欲提兵往。居一二日。龍廼請曰不至煩將軍斧鉞也。纍臣躬至自安穩。坐死唯將軍願勿過督於是總戎李如栢請以七月十七並詣安穩。先是制置使見諸生及何邦卿等群輩爲姦。託名呈揭。要挾亡已。廼簿責諸生。而以邦卿繫獄。應龍疑懼。皆大釋。廼出

郭五里郊迎望見令旗叩頭跪起縛獻黃元阿羔府苗等十二人已出諭贖金四萬兩阿羔等亦具言白石之事實有之罪當死而制置使及總戎即因鄧傳以 聞事下大司馬石星覆奏 上有詔念應龍先世恭順而本酋亦曾効有勤勞今既悔罪自縛首惡認罪姑待以不死着削去祖職爲民伊子楊朝棟姑以土舍骨事梟斬黃元阿羔等重慶市是時薛繼茂奏喬相輕忽者十而林喬相奏繼茂妄者亦十其後給諫吳文梓則劾王繼光李應策則劾林喬相語皆在奏疏於是劉兩臺大會布政使李士達副觀察使

易傚之責。賜布政使楊縉儒、參議使莫膚及總戎李如栢、劉綎議。議以黃平草塘二安撫使、白泥余慶重安三長官使改屬黃平倅。故事，黃平倅治獄訟賦稅，而五司襲替、黃冊、表箋、貢馬，必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備兵使巡視播州，察土吏之賢否以報，後罷。給諫陳尚象請如初，使臺御史、川東、思仁道皆歲以行州，乃欲于桐梓、婁家、丁山、小溪、仁懷、赤水、夜郎之間建撫夷倅一人，而制置使請改爲撫夷同知，因修起學宮，已改東溪爲松坎遞司。

上皆從之。於是論功行賞，賜邢玠御史右丞行左

司馬事。金五十兩。表裏四之。譚希思。金三十兩。林喬相。金二十兩。表裏二之。 賜張國璽。李如楨。及安疆臣。金皆二十兩。而郭成。丁光宇。竟以祖秩陞二級。胡應辰。王繼光。陞一級。調王軒簡僻。以給諫吳文梓。劾也。初嘉靖新即位。 詔賜播州司儒學四書集註一部。此即 高皇帝。諭鏗以守土保身之意。假令仰體 二祖柔遠之意。改弦易轍。身土至今存可也。

播酋楊應龍列傳下

明年丙申秋應龍復反居恒自爲天寶中我南詔異牟尋常帥衆二十萬欲取蜀爲東府何渠不若乎獨患苦吾儕土酋從中陰爲間非先驅除此屬莫可者於是斬餘慶土吏毛乘雲棺磔其尸首足異處已又殺略餘慶草塘偏及興隆偏鎮都勻諸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已又殺重安土吏張熹等而去其明年春流刼江津縣損溪棋盤石諸所是年秋七月石柱宣撫使次子馬千駟入播先是駟毋覃與應龍通覃尤優寵駟謀奪長子千乘爵與駟於是聘應龍次

女爲室遂因緣爲姦是禍所從來矣其明年春應龍募苗爲兵大破滅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虜其民衆畜産亡筭巳又侵湖廣四十八屯初奏民宋世臣父奎亡匿偏橋城應龍覺提兵迹且至偏橋大索城中得奎及童男女盡車裂以殉巳又令苗兵與婦人交或對父淫女或面夫淫妻或掘毀墳墓焚尸復乘風縱所焚尸灰四面飛蔽天或鸁而四據發鳴鏑射龍觀而大笑或燒虵從陰戶入腹人虵俱斃先是三公歸自閩濟江夷獠忽懷異志引舟岸比呼謝遜使曰乃爲我謂若主當免我科賦否則吾不以舟濟三

公怒瞋目挽舟頓足嘑嗁者三趯而前三公遂涉夷獠爭擊牛酒爲謝三公剪帛繫獠頸吸水噀之帛或蛇形獠伏地哀懇誓輸賦不敢反三公復噀之帛如初世傳楊氏能驅蛇殺人皆此術也其明年春督臣李化龍以爲禓酋志不在小不亟滅之禍流非一方也於是請蜀二十二萬貴陽九萬西粵三十萬閩十萬楚三十萬廷臣見嚮時寧夏費二百萬東倭費六百萬今敵不止于東西之强而議餉如是皆肖督臣悉心殫慮無所不至而亦無所不省爲國節財自古未有如督臣者也疏入幸報可督臣遂決衆往征矣

乃令都護楊國柱經歷潘汝賢指揮李廷棟先以軍軍牛塘何勤定應龍郎帥朝棟兆龍及何漢良等擁衆數萬人迎我師鏖戰我師奪獲三百落先是督臣知三百落及天邦囤皆播之咽喉也以故命諸軍搤其吭播兵強而狡多敗北詳逃遂走走入天邦囤以誘罷我師徼極而取之我師乘勝直搗其營楊都護潘經歷李指揮旋被禽漢良跳覘楊都護不跪怒髮上指冠都護罵曰賊 朝廷何負于而而反乎吾頭可斬此膝必不可屈于是梟斬都護等其真郎引苗兵六萬人繞綦江以火炮攻城城下遂逮其令釋獄

囚殺李百戶等二千七百餘人是時黃七爲謀士以爲孫時泰智囊士也今在長安於是使使者陰聘之既至謂欲圖大舉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方可抗敵應龍曰不守近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於是師衆四萬人焚東坡橋已又攻黃嶼囤殺略甚衆肖貴之間蕭然苦兵矣其明年春應龍帥何漢良等擁衆擊破龍泉司守備楊惟忠遁走鹵去土吏安民志吏目劉玉欒等初宣慰使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厥後應龍反承恩告于兩臺請絕婚以自明應龍挐令楊明楊珠等襲擊之逮繫承恩多所殺略是歲萬曆

庚子也。比之壬辰癸巳。惡愈甚而毒愈慘。識者以爲有南詔風。南詔與大唐分爲二帝。大唐都關中。號曰西帝。南詔在滇南。號曰東帝。當時楊國忠爲劍南節度使。徵天下兵凡十萬。使御史李泌討之。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九。今應龍自稱爲朕。儼然復爲東帝。直須時耳。是時道路流言。紛紛藉藉。有謂欲攻綦南者。謂效取袁子陛之故智而陰以攻我者。謂欲寇貴陽者。謂酋豪與張國濤等。分爲三道。而約摠旂山合兵者。謂爲營營官霸。及三溪小河者。督臣按地形而善將將。以爲人言皆不然。據酋及且聚兵狗赶水失赴

水至合江。近也。安穩至赶水。又近也。而播州至安穩又近也。大氏犯綦合易。而犯貞陽難。宜堅壁以待之。願綦合距袤千餘里。帶甲不過三千人。於是請增參將員一人。將二千四百人。守綦江。遊擊員一人將一千三百人。守合江。合舊將卒凡三萬人。誰敢復扞我疆圉者。綜。陳張輔之亦覆奏。詔如議。甲兵既具。督臣於是遣總戎劉綎。引參遊吳鎮等出綦江。總戎麻孔英引參遊周國柱等出南川。總戎吳廣引都護余世威等出合江。總戎曹希彬引參守吳文傑及宣撫奢世續等出永寧。總戎童元鎮。引參將謝崇爵及土

吏龐淵岑紹勲等出烏江。參將米鶴齡。引土吏安疆臣等出洑溪。總戎李應祥。引參將陳寅等出興龍。督臣又慮偏橋江外爲西牌。江內爲七牌。五司及九股苗在焉。以爲不勦滅之。異日爲西南患者必此屬。令且分爲兩翼。乃以總戎陳璘。引參遊江騰龍等出白泥。總戎陳良玭。引參遊王一麒等。出龍泉。期以二月十二日十道並發。應龍悉以精銳屬朝棟等從綦江入。繞九盤子。由南川而還。不意劉將軍軍挍戰會暮。大風起。我師縱左右翼圍棟。棟自度衆。不能與漢兵遂獨與非騎數百潰圍西北遁走。將鮮有所獲從奮

揚威武明督臣所出兵云雷風耳應龍等罰之無不股栗嘆曰異時漢兵不及此及此皆督臣神謀奇策合我南詔八百年之智勇曾不能髣髴其萬一吾曹恐不能不死顧與其殺而死不若戰而死死等耳寧戰死可乎即令袁守貴等擁衆出烏江渡銜鋒殺虜數百人是時播中情形久已在督臣目中特不過爲之發縱指示耳於是出[illegible]指楠木三洞賊所爲三窟也婁山關賊所爲前門也海龍囤賊所爲人跡不能至天兵不能加也度酋勢窮必且堅塞前門奉頭鼠竄于囤上坐自縛耳然是諸將盡爭走前門以爲

由前攻後。易以爲功。督臣亟下令。令日不然。夫後門我易攻。賊前門。賊易衝我。顧諸公不察耳。是日大戰于水牛塘。擊破之。而會諸客兵盡止壁關外。先是督臣與諸將約。約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宜疾戰。謂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淵洪三寨生口以鉅萬數。皆面縛請降。幸許可。而長坎瑪瑚長貯諸囤。陳璘亦已擊破之。殺虜數千人。於是酋父子計窮無復之。迺相率走海龍囤。果如督臣所言矣。時司理高折枝請自將土兵。直搗官壩營。旋入眞州。眞州爭擊牛酒以犒我師。已而　三谷參將木闌而據之。酋荒惱

惴爲自知其在其頸矣督臣又下令令諸軍四面重圍諸軍雲徹房巷或以四月至或以五月至劉將軍即以六月初五先擊破七月二城明日又破大城應龍偕愛妾倉皇無所厝手足縊死我師擊破囤斬首凡數千級捕獲生口兆龍及與棟等男婦凡數百人檻車膠致長安請獻俘事下邢尚書暨蕭大亨議 奏上有詔詔楊朝棟等梟斬應龍挫屍張世爵等諭邊而以其地盡分爲二郡屬巴蜀者曰平越屬貴陽者曰遵義是後論功行賞諸公卿以爲督臣萬世功當第一而督臣則以爲此皆上威武神靈所變化也惟

上有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之。詔故臣得以陽開陰逆。顛倒逆酋。惟 上有同心協濟。不分彼此之 詔故臣得以調各省之兵。權協三省之不足。惟 上有先斬後 奏。先發後聞之 詔。故臣得以約束諸文武大吏。惟 上有前量調撥。另給糧餉之 詔故臣得以廣招多兵。十圍五攻。無不如意。於是 上書陳功。內臣則兵尚書臣田樂。戶尚書臣陳蕖。兵給事臣侯先春。郎中臣張主敬。外臣則都御史臣郭子章。臣支可大。臣江鐸。巡按臣趙標。臣崔[illegible]。臣宋興祖。臣王立賢。監軍四川副按察使臣楊[illegible]。臣張愫。參議

臣謝詔臣張存意湖廣則按察使臣胡桂芳參議臣
魏養蒙轉餉四川則參政臣張文耀副使臣史旌賢
參議臣劉一相臣徐仲佳貴州則參議臣郭廷良副
使臣洪澄臣尤錫類參議臣梅國樓湖廣則參政臣
詹啓東副使臣王應霖參議臣薛士彥任事四川則
參政臣馬朝陽臣王嘉謨副使臣蔡守恩臣顧汝學
臣傅良諫臣盧泮參議臣熊汝奇臣康夢相臣來三
聘貴州則參政臣王邦俊副使臣陳與相臣路雲龍
臣袁應文參議臣張文奇臣梁銓湖廣則參政楊道
會副使臣張喬松臣章守誠臣楊現參議臣黃齊賢

臣韓光聯。臣張天德。僉事臣林煥章。臣馮應京。督運四川則布政使臣盛世承。按察使臣沈季文。貴州則布政使臣應卓。按察使臣易登瀛。湖廣則布政使臣胡心得。臣洪有復。按察使臣薛三才。護運四川則參將臣周國柱。臣吳文傑。臣余德榮。臣王夢吉。臣藍芳威。總戎臣曹希彬。游擊臣李錘。臣羅星。臣柳敏政。臣任承爵。臣司懋官。都護臣周敦吉。臣吳從周。臣趙應科。臣封建。臣徐光顯。臣柳賢栻。臣程式守。臣周大謨。臣江萬化。臣萬民英。臣周以德。臣劉承職。臣孔繼祖。湖廣則總戎臣陳良玭。參將臣王一桂。臣王鳴鶴

遊擊臣陳策。臣江騰龍。臣宋大斌。都司臣吳府喬。臣
于繼勛守備臣王之棟。臣朱桂芳。臣陳九經。臣李大
諫。把總臣白元潔。貴州則總戎臣陳寅。參將臣朱鶴
齡。都司臣錢中選。臣錢守禮。臣莊志傳。守備臣汪如
淵。臣童志龍。臣徐元守。隨營紀驗。四川則太守臣蔡
宗憲。同知臣史朝貞。臣趙世德。推官臣高折枝。雲南
則知府臣黃宇。推官臣吳天佐。知州臣陳聖佐。知縣
臣劉啓周。湖廣則推官臣王應宣。知縣臣鄧宏列。臣
陳原道。學正臣袁惟慶。教授臣謝師啓。隨營紀賦。四
川則同知臣李廷謨。臣王陞政。臣梅爕。通判臣劉之

瀾、臣尹紹曾、知州臣邵崇雅、臣毛秉光、知縣臣郭惟屏、臣楊應登、臣葉世孝、臣陳應試、臣詹淑、臣樂維同、臣寇克順、貴州則司理臣張應選、轉餉四川則知府臣周茂卿、同知臣周作樂、通判臣張堯臣、臣肖時鳴知州臣劉三樂、臣李時望、臣段文郁、臣華聯芳、臣倪伯奇、臣戴仁、臣陳敬裘、同知臣李潤、判官臣馮運太知縣臣楊思謙、臣陳大經、臣吳位、臣陳應麟、臣何躍龍、臣袁燠、臣黃日陞、臣蕭宗禹、臣周朝聘、臣楊奇、臣湯自強、臣郭澳、臣陳王道、臣潘應相、臣潘廷玉、臣越應虞、臣朱之柱、臣何文、臣王燧、臣王敦、臣劉興、臣朱

宗望臣雷志學臣曾朝裕臣朱萬化臣顏燦臣王藻
臣張明卿臣曾守巖縣丞臣曹一科訓導臣馬瑞義
貴州則知府臣張壁璽臣陰銘臣江至道臣鮑獻書
同知臣徐廷綬臣張羽鴻通判臣劉鳳儀推官臣趙
悅民臣楊應第知州臣龍騰躍知縣臣袁尚紀臣葛
楚元臣龔一夔湖廣則知府臣徐應賓臣徐堯莘臣
沈子來臣何懋官臣馬永亨臣屠本畯通判臣彭世
登臣蔡思順臣陳桂芳臣陳和中臣陸枝臣沈育大
臣吳洪績臣潘思弘臣梅友竹臣喻繩祖臣朱瑩臣
喻政臣康阜臣胡汝政臣楊師程臣薛國用臣周仲

任臣余自強臣朱梓城守四川則叅將臣金秉鉞臣
麻鎮臣藺台都司臣季宗望臣葉常春守備臣保世
寧臣張本防臣陳嗣昌貴州則守備臣杜鶴鳴中軍
總督則副總戎臣楊登雲遊擊臣江萬仞指揮臣孫
光啓偏沅則遊擊臣洮弘猷貴州則指揮臣劉岳湖
廣則把總臣李正實諸臣或飛蒭輓粟或攻城先登
或斬將搴旂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以致大捷惟
上裁察於是 賜督臣以下爵幣金錢有差已而又
追以死勤事者叅政臣張棟同知臣張鰲通判臣楊
大烈知縣臣闕宗聖照磨臣張居仁指揮臣徐登階

臣田賦把總臣張應元而督臣則尤傷居仁夙有文翌徵之歲下實資其智謀行間時與論議頗悉機宜乃以逢霧露客死豈不傷哉自古西南夷中我師大昔大得志即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軍止剿防守正統洮川之役提兵五十萬而後稍稍一縛之地勢然也不獨明代播非唐之南詔宋之大理哉當時彝節度臯曹將軍斌潜將軍美王將軍全斌曾不能往正其罪況郡縣乎楊酋流毒五司血濺千里視南詔慘焉督臣運籌決勝直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此唐宋以來一大偉績也不剛以王新建過之何哉獨

悲楊延昭楊文廣之崇儒楊漢英之著作皆一世之
雄也至應龍斬焉以絶惜哉世人不知延昭之初名
延朗延廣之初名文廣以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於
是稱引宋史而增以將畢爲之傳其世次存亡如此